靜齋集

一

目錄 詩 疏

共四

靜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

疏

卷之三

疏

辭籌司有司疏

再疏

乞郡疏

情勢難安未參　誕日賀班自劾疏

辭吏曹參判兼辭同成均疏

七疏

違　牌待罪仍辭禮曹參判疏

劄

王堂處置劄

王堂劄

卷之四

緘辭

諭書

狀

書

卷之五

雜著

祝文

祭文

卷之六

祭文

先考諱日祭文

諱日祭文

諱日祭文

祭亡弟校理漢命文

墓誌

七代祖考承仕郎府君妣端人崔氏墓誌

六代祖考成均進士府君妣宜人康氏墓誌

高祖考　贈兵曹參判府君墓誌

高祖妣　贈貞夫人權氏墓誌

曾祖考　贈吏曹判書府君妣　贈貞夫人

靜齋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病中奉和　筵中集句

甲戌正月二十二日領議政權大運病後出仕則　上引見宣醞以　御製先呼一句命八　侍諸臣聯之承旨金龜萬假注書李德運翰林李栻天命世重也

君臣吁咈一堂上化國乾坤瑞日長灝噩　宸篇賡
步韻郁濃宮醞共傳觴皐夔際會今齊舜房杜遭逢
不數唐祇願交相加勉戒王成治理益馨香

慇懃晉接老成臣風雨魚龍業日新贊化即看天意
順活民何畏歲饑臻 筵前講說三王法心上經綸
四海春自愧雕蟲辭拙訥無由揣得帝堯仁

原韻

一堂今日風雲合 御製和氣融融泰運長 權大
運舜殿賡歌臣幸忝金龜萬商家麴糵慶宣觴 李
柱天 都俞盛事超三五 李柱天 規砭嘉猷邁漢唐
李柱天 咫尺 威顏承 聖渥俞世重醉衫共惹
御爐香 李德運
多難正憶老成臣 御製只祝吾 君聖德新 權

大運魚水一堂千載會金龜萬鴻 恩稠疊此時
臻李桓天 梅腮動處傳金斝李德運 柳眼開邊占
上春李桓天 醉飽 筵前歌咏奏俞世重 恭將短
律頌堯仁李德運

黃昏登高同李啓商玄祿成士秀儁呼韻賦三
首癸丑

談笑樽前逸興來林泉落日上高臺寒光晶晶生洲
渚神氣飄飄出遠埃極浦橫煙天共遠層巒壓水地
猶擡且將步步尋淵寺故待遊人梵戶開
佗鄉喜見故人來薄暮攜笻陟古臺雲色侵凌連遠

峀天墟寥廓絶浮埃鴈羣聲水滄波動石壁排雲體
勢擡直到興闌吟一絶此時懷抱與君開
皇龍寺下馬江來攜手西登百尺臺晚響漁舟迷遠
浦新晴疎雨浥輕埃南關日暮愁仍苦北嶺雲橫首
幾擡多少羇懷消不盡呼兒進酒玉缸開

送成士秀歸家

寒風蕭瑟萬枝林江雨霏微暝色沈邂逅他鄉同作
客別離明日若爲心長洲聽鴈愁猶切永夜挑燈意
轉深岸上紅梅今欲放折來休惜報平音

無題

堂前古柏響微風寂歷江天暮靄空曠野行人看近
遠平湖落鴈任西東鍾鳴江寺醒殘夢牛向郵煙帶
牧童千里南關驚歲晩一年身世似飄蓬

挽權領相 大運○庚辰

相國生箕域櫲樟出地奇淸秋懸明鏡 盛際步
王墀蒼生安石望走卒司馬知年高德彌邵位崇心
愈卑几杖禮數異氷蘗節操持 衮衣絺繡明前後
一紀垂官海風波惡嶺湖三閭悲寵辱汲公俄憂樂
范子追揭厲雷雨洽丘園性靈頭萬手猶加額台躔
彩忽虧濟川難利涉胡天不憖遺渠廈去柱石士林

失耆龜國有亾鑑病入吟殄瘁詩職牒　詔書哀葬
埋　恩渥滋春秋八十八官位上相資梧眉二老事
於公復見之德業旣彷彿齒爵無差池美蹟可傳後
千秋稱不衰况復芝蘭秀碧梧鸞鵠姿一時祖子孫
金紫暎門楣此慶二家無福祿如公誰先子托襟期
雅契均塤篪臨當急熖焚公獨明一辭撿人尚改容
謬例刪莫疑幽明結草感銘骨復浹肌瘦莆且簀緣
陶勻仰鑪錘命駕頻降屈問疾勤嗟咨禮廻凡僚遇
情親故人兒緬懷如晬日叨陪叜何時扶顚竟寂寞
考德永參差病伏洛江濆虛負若堂期雪涕強題挽

傷心又哭私

挽聽天堂張公應一○丙辰

趨庭曾學禮經濟夙心期白日輿入誦丹忱尺疏知典型方屬望殄瘁忽興悲今朝無限淚不獨爲吾私

挽慕巖李公忠民○癸丑

緬憶年前笑語陪慇懃懷抱向人開當時尚喜精華旺此日那知鬼祟催厚德由來延大耋多男況又總賢才遙憐雙劒重泉合回首南天不盡哀

挽金适軒璁○己未

東魯文昌會時當 聖化新臺端司獻替 經幄講

天人奉使遐荒日招魂旅館辰青綾伴宿處一句訣

挽李玉川 翊華○壬子

嶠南縫掖罕居先洛下聯裾問幾年槐市聲華期遠大寢郎名位惜迍邅偏憐素娶歸千里尚幸青氈托二賢立馬王程淹不得漬綿無計奠新阡

挽李元海 瀣

最荷襟期許元因世分親詩書敦藝業氷玉見精神風翮期將掣霜蹄惜未伸高堂纏至痛誰復薦蘩蘋

次睦際世 昌明 夢拈韻 癸亥

青坡北望路迢迢涕淚南鄉隻影遙倘得何年如夢

裏分明相訪過前橋

挽李戚丈 翊世◇辛未

婣睦由潑眘松楸更貴鄕周旋期白首俛仰報黃粱
寂寞風吹翣凄凉月滿樑雅儀難復見題挽淚盈眶

挽李奉事 明弼◇癸酉

金陵有佳士孝友見天眞溫良姿質美切磋學業新
貌古心亦古家貧德不貧聲聞日休暢爭期席上珍
中歲始折蓮晚途乃應掄縱得料量平焉能驥足伸
俄然土禍作烈火焦蒼旻功名視弊屣慷慨脫簪紳
北囱弄明月南畮作逸民優遊養性靈式歌四十春

高致豈猝辨特操有素因歧論排近戚凡冉挺孤鈞
時來迹仍滯疇爲調　楓宸蹉跎安足嘆福祿誠罕
倫閨瑟今偕老庭龍叟半荀長亂衣緋慶又及屬纘
辰百年多逸樂生理少酸辛全歸曆無憾後死最傷
神吹噓寧有力媏睦倍敦親不變死生際相尋寂寞
濱慇懃暎肝肺繾綣寄翔鱗層雲常感義倩夜忽無
晨陪共文園硯從遊洛社塵追思渾似脉遺跡已成
陳莫與蘭同室何緣德照鄰凄涼薤歌動丹旐就窆
窀力疾赴　恩召不遑登素茵愧負嗟何極悲恨實
無垠暮雨寒雲裏側身回首頓呑聲題挽罷哀淚自

霑巾

次楚山學子金廷柱 甲戌

暮境千莖髮生涯百尺頭覆盆腸欲裂陟屺淚如流
絶域逢知舊清談紓客愁遠來情繾綣惜別勸遲留

挽睦判書昌明 乙亥

昔者吾有友昂昂廊廟具楚國産和璞謝家稱寶樹
題名少年榜得意青雲路 鴻恩際天地巨魚逢風
雨俄然白日昏蟾蜍忽蝕蠹大手縮袖間孤舟横野
渡十年天道還 丹墀更獨步事業追夔龍班行肅
鵷鷺前後三超秩廸簡誠 異數銀臺出納允箸詩署

謨猷裕秋曹務最劇一浚空牒訴夏官政尤重諸柱
得擧錯盤根別利器駟馬駕輕軺　社稷終長遠角
綺勤調護平地起風波竄荒忽西戍莫照覆盆寃詎
免八宮妒望鄉擡首頻戀　君拭涕屢親朋傷燕鴻
節序淹烏兎吁嗟天不愍一疾溘朝露白雪關山外
丹旌返舊寓我時在鄰謫疚懷纏肺腑高山斷牙絃
重泉隔良晤徐綿縱替奠莬車莫親赴別有悲恨處
江闊碧天暮仍憶我二人金蘭同志趣童丱即傾蓋
白首論情素交道年甲等世路榮辱互逢場輒傾囷
分手暗劇遡誰謂獨吾留乃遽聞公訃日者蒙　恩

移我行悠悠驅朔嶺陳跡荒坡村遺宅故髮鬚魂有
無五情矇若霧行路亦悽慘征馬猶跼顧近見南溟
書所云同吾諭死者長已矣生者亦難遇落落人間
世誰與肝膽吐三年如隙駒近圻開新墓含哀強題
挽委遣長鬚付

次權皆王 瑎 卷中韻 丙子

天涯春到海西隅花發常遲地近胡且把陳編傳學
子卻從南畮問農夫年衰祇長三千髮魂去猶存尺
寸膚安得金雞還故土望雲回首淚沾鬚

次日休亭李文 嶸 世 月塢草堂韻 丁丑

江上誅茅已十秋主人棲息意悠悠暮年眞樂誰能識末路榮名我不求洛水清光排戶挹御山秀色捲簾浮若評當世南州士須陟元龍百尺樓

玄機耽翫感推遷瀟灑茅庵八九椽寓目雲霞靑峀外忘形魚鳥白沙前金緘有警圭磨玷寶唾成章錦濯鮮堪恨微軀阻淸誨但將深意寄新編

次柳士希命賢有懷關西十謫寄趙令匪所韻 時金監司澍配江界後移理山李留守壽徵配龍灣睦判書昌明配朔州余謫昌城趙水原湜配定州沈監司襏配龜城權參判瑍配鐵山沈承旨李良配渭原吳大諫始萬配龍川李監司雲徵配泰川郎十謫

我謫窮陲子遠瀉天涯地角兩分形傷心南島蠻煙
黑極目西關鴨水青江外暮雲三歲戀洛陽春柳少
年醒此生重面知何日搔首長吟白髮星
平地驚瀾忽變溟蒼黃奔逬弔枯形涓埃報答一心
赤談笑迎逢雙眼青竭力未酬諸葛志啜醨翻作屈
原醒窮途相勉無他語倍罄危悰拱北星
一昌一朔一滄溟三謫同心但異形吳海接天浮遠
碧胡山掩地攢高青分張每恨音書絶憔悴相憐澤
畔醒何意坡翁先奄忽蹉跎吾道晦台星
三春恩意若滄溟一氣流通卽賦形引領望鄉雲白

白傷神覗膳笋青青未成假寐難成夢秖願長醒不
願醒鶴髮門閭朝復暮如今屈指四周星

附原韻

際爺懷土之思耳台望雲之情俱極怛然聞令攜往文君寂寞中恐致傷損涉令恐有戀欒之病區區相愛之意微有所規諷而清瘦二字古人用之於沈約故以其姓同借喻涉令矣江卽江界灣卽龍灣也云

遙遙西塞隔南溟最說江灣絕地形千里嶺雲天
際白一年坡草夢中青風流恐惱文園病清瘦何
妨楚澤醒仍憶鐵龍原泰謫幾回春夜望晨星

安心菴追次十友詩韻

春山寂寂掩雲扃爲緩窮愁步出庭好月透囱心共白良朋解榻眼雙青天機抉軋回元氣物態氤氳賦萬形簾外峀容疑髻聳澗邊松韻悅笙聽新詩刮目神偏爽舊話傾情夢卻醒何日鵲書來報喜老萊堂下送殘齡

次柳士希見寄韻

朝廷局面若棊翻進退惟看這一番玉石詎望分彼此峨洋忽悼異亾存海中隻影愁蘭佩湖外孤踪咏菊盃夢裏幽明渾不記時時相聚有精魂

己卯宥還時與諸人酬唱 三首

歸意正如水休歌行路難從今寃鬱氣減卻斗牛干
良宵宜且話後會亦應難天明猶不寐蠟燭淚闌干
天地生成大涓埃報答難斑衣眞樂在餘外更誰干

又

吟輟蘇仙惠飯詩越禽無復戀南枝沾 恩此日歸
驂急正是三春草綠時

挽李進士 達宇○己卯

吾鄕自古多賢俊世德如公復幾家一洞碁功連屋
壁盛門和睦蔚荆華人間厚福眞難備掌裏明珠再
見瑕桂籍題名今已矣有才無命理還嗟

挽許軍威 憕○己卯

先人遷兆日太守命車時豈料須臾別翻成隔世悲

三春滋惠澤百里拆癃疫最是傷心處天涯鴈影虧

疏

辭正言疏 乙卯

伏以臣父臣元禎春初喪母扶櫬南還故土而衰老之年巨創在身曾不數月鬢髮盡白羸羸氣力日就消鑠知舊相弔罔不盡傷矧臣心事憂泣奚堪且臣母素多疾病而纔闋母服又哭姑喪五歲衰麻一脈僅延爲子之道固宜左右扶持不容一刻暫離而顧

臣萬萬無似猥荷　生成之殊渥旣已委身於　國
靡盬者王事不遑者私情陟岵瞻望徒結烏鳥之戀
而已昨夕得見臣父專人抵書始知臣母重患腦腫
之後元氣大虛添感寒疾證勢甚重飮啜幾至廢却
精神殆不收拾病劇之中不省他事而日夜惟以臣
遠離爲耿耿悤見臣益切云臣自聞此報心神飛越
中夜不寐百念交生夫居憂父母遠隔千里雖在常
日尙切憂慮況聞疾病如許思想又如許而不得往
省則寸草微悃誠難自抑　孝理之下亦宜矜憐臣
受　命科場試役未竣尋單乞暇有妨事例情理所

迫不得不冒死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
明特推體下之仁將臣職名先　賜遞免仍許歸省
俾伸人子之至情臣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屏營祈
懇之至

以處置乖當辭職疏 丁巳六月二十日

伏以日昨本館之處置臺閣也臣亦與焉及承　聖
批一反臣等之所奏而憲府多官　特命並遞臣不
勝瞿然之至夫臺諫卽人主之耳目也所言雖或過
中必優容察納而未嘗以訑訑之聲色摧折者何哉
蓋不如是無以恢言路而廣直道也今日臺閣之論

雖曰過時所執禮論也所重 宗統也而以 殿下之明聖猶有疑之者有三一則以禮定後四年始發此論疑之一則以加律罪魁疑之一則以論罪實聽疑之疑之未解故所以拒之愈甚也臣則以爲此論之行與不行無甚大關行則節目備不行則節目不備而已臣之言非必願 聖上之允從惟以不然之由推源溯流明白陳之以冀 殿下之解其疑也一自 宗統復正之初當告 太廟之論固未嘗無之或發於韋布或發於臺閣而甲乙衡難之際或以轉激爲慮自然未能歸一矣及至近日則以切不加律

只請告 廟爲定論然後昔之以轉瀫爲慮者亦多
還以爲可故此論乃發其遷就於前始發於後事勢
則然非有一毫異意於其間也其故不難知而 殿
下之每以到今追論予實未曉爲 敎者實未燭下
情而然也至於加律時烈之言有萬萬不然者儒相
之劄則曰 特恩寬宥玉堂之言則曰定不加律臺
諫之 啓則曰討罪之典更無可論此則可知其斷
無加律之意也首罪之時烈不欲加律則實廳之諸
臣又何與於此而今乃紛起而待罪臆揣而爲之論
曰告 廟之擧若行次第之律必及其心果認爲如

此則謬莫甚矣知其不然猶且爲之則不幾於危動
聖心乎大抵其曰加律時烈其曰論罷賓廳者明
是熒惑恐動之說自當止於智者之聽而曾謂 殿
下之聰明睿智反有所未察而有不能不動耶臣嘗
觀 國朝待臺閣之道其禮至優也雖人主不得率
意輕遞而必聽於物議其意豈偶然哉乃者自有告
廟之論 殿下疑之太過斥之太甚日夜痛惋之
敎其心不可測之 批實非人臣之所忍聞而立
異臺官則旣嘗特出之論 啓臺官則又必特遞之
可見 聖意厭薄此論必欲速停而臣愚區區竊有

慽於 天地之大也苟 殿下以此論爲不可而必
息鎭靜之道則 君臣之間洞開誠心諄諄諭敎可
否相濟豈非 大聖人和平道理而必以 嚴旨峻
過之必以 特命駁遞之此實即 陛後所未有之
過擧也非所以重邦禮而嚴 宗統非所以恢言路
而廣直道臣竊惜之今日則猶可矣若言其流弊則
實有不可勝言者自古及今未有言路塞而國不亡
者豈不大可懼哉彼爲時烈者若以釐正 宗統不
可告 大廟則自知其不可故强爲臆逆之言謂必
加律時烈謂必論罪實廳而至於 殿下則不然從

與不從實在　殿下異日設如臆逆之說而必出加
等之論惟　殿下凝然堅定不賜　允許亦足矣今
以必不然之事爲慮而徑加摧抑之至此者恐　殿
下未之濬思耳嗚呼釐邦禮而正　宗統伊誰之力
哉覺悟者　先王也紹述者　殿下也天地常經旣
紊復正君臣大倫旣晦復明罪魁遠放公議快伸神
人胥說四方同慶其濟皆　殿下之靈也君子之有
所恃而不恐惟我　殿下之明聖小人之有所憚而
不爲亦惟我　殿下之明威而及至今日緣一告
廟之論危言日至　聖心有疑君臣之情意未孚士

林之氣像消沮則彼尹拯等乃敢乘機抵掌藉口辨冤並與其禮論而欲翻之若使此輩稍知君父之可畏國法之不可犯則其無嚴自肆之習何至若是之凌厲哉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臣於此竊恐 殿下嚴 宗統重邦禮之意亦或始壹終怠而有以來拯等之讒耳拯等疏語 殿下旣已痛見其肝膽臣不必縷煩而其中最惡者旣曰時烈所引註疏之說非朝家採用之言至以 先王之敎借重而證之又曰甲寅以前實用時王之制而至於甲寅服制則非枉外時烈之所

預知又曰前後所用之禮何嘗有時烈所誤又曰不用其言及罪其身渠雖欲曲護時烈而爲此說其可得乎夫所謂引用國制朞年者果以長子乎果以衆子乎果以長子而服朞也則特不用斬衰古禮而已何損於 嫡統而此則不然古禮則必引體而不正之說而國制則不分長子衆子乃以同名之朞年議定然則所謂國制者不以長子而衆子也明矣不然而以長子而爲朞則今右議政臣許穆故參議臣尹善道故判府事趙絅嶺南儒生柳世哲等駁正之論何由而發哉其心主體不正之朞而外以國制之朞

掩護周遮欲以疑惑人主之聽者昭乎其不可掩也
粤乎甲寅七月 先王釐正大禮之日臣待罪秉筆
之任適爲八 侍矣 先王下詢諸臣曰已亥議禮
時用古禮耶用國制耶予則以用國制知之耳其時
領議政金壽興戶曹判書閔維重皆對曰不然當初
實用古禮朞年故其後禮訟之起以此云所謂古禮
朞年卽體而不正之朞也其用古禮之驗畢竟盡露
於賓廳三四 啓之中安敢誣也而攄乃巧及其辭
謂非朝家採施之言至於 仁宣后大喪時服制則
旣已明用衆子婦之服於渠亦無辭可白乃曰非在

外時烈之所預知體不正之說唱之者時烈而遵而莫違者至於十六年之久其時禮官終以大功改付標者豈其心哉不過遂時烈之議也時烈雖在外其敢曰不知乎哉此輩前以國制欺 先王及其敗露無餘之後又欲以國制欺 殿下小人情態可謂巧險而無忌憚者十目所視何忍爲此時烈體不正之說已極乖謬而其嫡統不嚴及第一子無後等說尤爲絶悖於理 宗嫡之大統於是乎紊亂君臣之大經於是乎斁滅此所以忠 君愛國之士不憚冒獲陷穽之禍而爭效一言以冀 先王之覺悟而欲扶

宇宙之綱常也 宗統旣正大禮已明則不須加律
惟宜告 廟云者實是稱停之論有何峻激之意而
殿下之沮格言官若是也哉臣愚竊以爲今玆告
廟之論雖不行不過節目之闕而 上下之間疑
阻轉滋奸細之徒窺覦益巧恐禮論因此而不重
宗統因此而不嚴也 聖明在上必無此理而抑臣
之過憂滋慮不得不及此亦不敢有隱於 天地父
母之前謹齊沐拜手終始悉陳之如臣無狀忝在於
論思惟有犬馬戀主之忱頻頻于中曾不能容一喙
發一謀以開廣 聖聰之萬一愛莫助之正爲臣道

臣固無益於國而當一處置又未免乖宜臣何敢仍冒於 邇列伏乞 聖明亟罷臣職以幸公私臣無任屏營竢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予悉覽矣近日以過時告 廟之事追論起鬧不息調劑之道予未知其穩當故日昨臺啓之批亦以此答之而已本非排斥疑阻以塞言路之意爾其勿辭察職

以處置乖當與同僚聯名疏（公以服制不果聯名）

伏以天下事一是則一非一立則一落此乃理之常者而處置臺閣之規尤不得不如此故臣等於日昨

處置兩司也竊以爲論 啓臺官既不可不立則立
異臺官及意見之與立異同者又不可不落以此相
議而劄陳矣伏承 聖批則諄諄反覆開示 旨意
不欲沮格而既允請出之啓又欲調劑而 特出見
遞之人 蘊藉優容之 教非復曩日摧折之比臣
等固知 聖明處分出於鎭靜之意第伏念臺官立
落必須一聽公議不以人主之己意間之然後可以
重臺閣可以存事體而今 殿下不然特遞特出惟
殿下之所欲爲雖偶一爲之猶不當况數數乎佗
日輕羣臣好自用之漸未必不自此而啓之可不懼

哉況似此舉措初欲其鎭靜而適足以增鬧則竊恐
聖明於此又有所未之深思也臣等猥以庸瑣之
流忝在論思之列曾無涓埃裨補 聖德而當一處
置又不能有槪於 聖心臣等固已悚恧之不暇而
兩司多官卽又引避則處置之責歸於本館而曾謬
之見淺難施行伏乞 聖明鐫削臣等之職仍治臣
等處置乖當之罪不勝幸甚

論收布試才疏 戊午七月同副承旨時

伏以養兵之制自古有之而其所以養之蓋有以用
之未有不用而徒養者也我國之兵束伍之外皆有

保人亦養兵之義也而其中如訓局及　御營軍則
固爲臨亂有用之卒保不可無也如水軍之納布於
海鎭者正兵之上番於京師者不過收布於其保納
布於所管而曾無操鍊習戰之事此所謂所養非所
用也是以海坊則鎭下給代之卒爲舟卒而水軍有
同虛位京都則兵曹雇立之軍爲實軍而騎兵反爲
賸丁臣意以爲旣無其實只存其名但知使人養己
不能臨急得力則無寧罷其元戶之名下同保人之
役一體收布可也卽今兵曹所捧一戶五匹若準此
變通則每戶當爲八匹不但　國用稍裕白骨兒弱

之代亦可以推移矣臣且念今此身言書判之制諫
臣言之銓官奏之將欲倣古而行之如使主試之人
絶去私意一以公心試之觀其身聽其言見其書察
其判則人之心術之邪正性行之善惡雖不可以此
斷之若其愚智敏鈍則必無所逃後世取人之法亦
莫良於此也然事繫新創耳目所罕故見試者高者
爲恥下者爲慚互相訾毁至欲不就此亦國體不尊
而然也　君上欲别其能否命使試之爲臣下者又
安敢不就也然臣愚意初不爲此法則已既立之後
動於或者之言名曰身言書判而不過循常塞責如

近日大典考講及守令取才之爲則不但終無實效
人將駭而笑之其在 國體所損甚大宜 令備局
趁速開坐於大政之前廣議商量先定科條而試之
且試才之日又令兩司二員進參以重其事毋令銓
曹徒循文具毋令見試者輕視不屑就可也身言書
判雖曰四條其實問判之際觀身聽言見書自在其
中四者之中判尤爲重而今之議者或以見試者之
難對爲慮欲以狀 啓回 啓之類試令讀之以此
謂之判云若然則恐不如不爲也他人已判之數行
文字知文字者孰不能讀之口則雖讀其心之能别

是非無由可知惡在乎試之之意也若以是非難斷之事作爲問目而以九等評其所對所對上上者擢而用之所對下下者黜而退之則似可得宜倘 聖明亦以此 下詢廟堂以明試取之法毋爲後人之譏議朝廷則幸甚臣非不知妄論 國事之爲僭越而理軍簿以紓民瘼立試規以擧人才乃 國家莫重莫大之政也方自 朝廷議此兩法蒭蕘一得或可少補則臣旣職居近密義當無隱不得不隨事論奏以竢 聖明之裁處

辭職疏 同副承旨時與左承旨南天澤聯名

伏以日者刑曹判書南龍翼以政院請推之故投疏自卞至以構誣蹴踏等語詆斥政院不遺餘力臣等不勝駭然也該曹之奉行旣失於稽緩配所反近於東亭而一道不可疊送之語尤爲不可推考薄罰不過事體相規而盛氣發怒乃至於此居今之世言人之失諒亦難矣請推之際粗陳曲折自是當然之例語而今乃一一臚列謂之蹴踏則不亦異乎此則猶可斥以構誣又何無所據之甚也夫所謂構誣者以無爲有指虛爲實之謂也龍翼雖欲急於自解何可以此等罪目肆然勒加於臣等哉夫東亭河徵相繼

爲疏語意乖亂厥罪惟均但河徵以正邦禮尊 宗
統之論至此於仁弘邪說則尤爲絶悖於理其視東
亨負犯殆有甚焉而昨日東亨則配於慶源今日河
徵則配於不及慶源或十餘日或九日程之地一近
一遠事理顚倒臣等所執不過以此亦何嘗以昌城
等地謂非邊地也哉至於北路則一道之内不當疊
送云者語極苟且事甚無謂故臣等只以此往復而
已則勒定配所云者誠未可曉也且龍翼以因治該
吏欲爲自明之階尤可異也舉行條件之 啓下則
在於初四日配所單子之來呈則在於初五日申後

臣等所謂稽緩有何以無爲有之事而龍翼之言若是也哉刑曹異於他司緊急公事不時有之故别定書吏一人常爲待令於政院凡有 啓下公事卽爲報知于本曹者例也而今龍翼則以 啓下之翌日午後始乃聞知歸咎於該吏若如斯言該吏之不卽告雖曰該吏之罪在本院警飭之道安知其稽緩之失只在該吏不在官員而不以爲非也哉今若持此一款謂之構誣則又何傎也大抵龍翼初若無意客護必不以此苟且之說如許執迷臣等非不知此而請推之時猶欲務加參量稱停措語則龍翼不知自

反反以氣稜張皇甚非 清朝美事臣等竊爲龍翼旣惜而又哂之龍翼此疏其時雖未登徹臣等居在近密欲效出納惟允之義反被其詆斥至此則其在廉隅不容晏然而適値 玉候違豫上下憂遑之日不敢自列泯默以俟今者龍翼又呈此疏則臣等之不可任他齮齕仍冒職次也決矣玆敢略陳梗槩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許鐫削以快人意不勝幸甚

辭 特敍後新除承旨疏 己未四月

伏以臣厚誤明時偏承 異渥涓埃未效釁孽先積

而幸荷 聖明曲加恩貸特寬有司之勘律只施罷免之薄罰臣誠感激欲報罔極不意今者 敍命特下新除繼降榮光溢門枯木回春此實萬萬夢寐之所不到臣心之惝怳隕越當復如何哉宜卽奔走聞命恪謹奉職以爲萬一自效之地而顧念臣旣魯鈍無能無一毫裨補至於尋常人事亦不能以繩墨自檢竟不免爲人齮齕就此一事臣之可罪而不可用業已 殿下之所盡燭臣於此竊恐益有累於 則哲之明誠不知所以自措也夫勸善以賞懲惡以罰乃王者御世之大方而伏惟 殿下於螻蟻微臣始

焉譴何之輕終焉攸敍之速處分欠允有不足以勸
人懲人臣念及此恧縮尤增不得不干冒 鈇鉞悉
暴肝膈伏乞 聖明將臣職名亟賜鐫罷以重公議
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刑曹參議陳暴至冤疏己巳二月

伏以臣身抱至冤一心耿耿常自謂朝得伸白夕死
無憾而 九重遠於蓬瀛 君門如隔弱水淚血徒
傾籲 天無階一年二年星霜十改則念旣索矣望
已絶矣自分生爲含痛之人死作不瞑之鬼而已何
意玆者 淵衷惻隱离日照臨特以臣父臣元禎死

於非辜旣下 矜念之敎又 下復官之命又於是
日𢼸卽除臣以秋曹之職 新頒紫泥遠臨蓬廬死
灰復燃寒谷回春地下之哀榮俱極人間之悲喜交
切 大聖人轉圜之明哀矜之仁有足以洩神人幽
鬱之氣延 國家無窮之福矣從古冤死之人皆因
子弟訟冤或由朝臣陳達而得蒙伸雪者有之今無
子弟訟冤之事朝臣陳達之擧而 特命復爵昭晰
晻昧之至冤又於卽日寵榮其子以顯秩如 聖明
處分者實是前千古之所未見後萬世之所未有
鴻恩感渥迴出常格河海猶淺泰山猶輕臣有老母

常病在褥忽聞　聖旨不覺蹶然而坐先祝　聖上
壽萬年且祝　新生元子壽萬年仍謂臣曰無死須
臾得見今日雖糜身粉骨若何以報補萬一耶惟有
趣駕赴　召祇謝　恩命爲一分自效之地遂與抱
持感泣悲動傍人臣於此仰戴　君恩俯受母言不
遑以行李之未備爲念今十七日敬奉　有旨力疾
登途寸寸前進昨日始達京都而顧無狀小臣以負
罪賤踪不敢徑入　脩門恭爲一疏略陳謝意之萬
一臣竊伏念臣父臣元禎至冤心事　聖鑑固已下
燭而至於多少委折猶有未盡徹於　黈纊之聽者

臣於今日不得不冒煩瀆之誅干 鈇鉞之威而畢陳焉復設體府實爲臣父罪案而丁巳夏間臣父待罪諫職疏陳所懷其時物議多以體府爲無益故疏末因陳宜罷之意矣其後中州多事之報適出於使臣先來狀 啓朝野騷動上下憂懼九日節製臣父與主兵臣金錫胄同詣泮宮則錫胄深以衣袽之備爲慮欲加設禁軍臣父曰禁軍元額不少今若加設無乃徒費廩料耶錫胄曰體府雖罷終不可不復今姑加設禁軍欲以爲復設體府之根基耳臣父曰此則終涉苟且前罷體府時吾亦略陳其可罷之意然

卽今事勢大異前日令意又以復設爲可則自陳達
直爲復設似可矣其時在座大臣則多以爲難而金
錫胄則執以陳達復設爲當故臣父不復三思隨衆
陳達於後日引對蓋復設體府之議在泮宮相議之
日則錫胄實先發其端矣一罷一復之間臣父則未
嘗以己見偏執只爲 國家綢繆之策隨事陳忠而
已斷斷無他於此可見豈意辰告之猷反作萋斐之
階忠國之策終爲沒身之案哉庚申四月請復體府
一事出於元老萬鐵等之招而其時領相金壽恒以
委官議讞之際皆置之不問但止於遠配及萬松之

招而後臣父始爲被拿蓋萬松之招非有加詳於元
老也而初出而置之再出而置之三出而被拿者僅
佗三至故也臣父之被逮也金錫胄作小札于鞫廳
承旨爲臣父極致驚歎之意末端曰刑推　啓辭若
以依　允判下則鞫廳宜請　對還收而僕亦欲請
　對方著朝服而待之　啓辭下後須即通示云云
其日自　上特下除刑推之命故雖無請　對之舉
承旨以其小札傳示問事郎諸人故事過之後臣得
聞知及臣父之發配出城也錫胄又抵書于臣父而
唁之曰昨事聞者亦爲膽掉即惟脫離阿鼻仍赴西

戍撼頓之餘傷損必多憂慮之至末由拚敍姑此走
書奉候倉卒無以罄行馬鐵十部覓上又曰戊午九
月十三日　引見時說話令刑房承旨考出以實台
供之不誣體府復設事終成於伲手自　上亦已下
燭矣云云是書尚在臣所今以二札之辭意觀之始
則以就獄爲驚而以或遭刑訊爲慮後則以脫出爲
慰而以供辭之不誣爲證苟非心知臣父白玉無瑕
豈爲是哉無論別事只此一款可見臣父之至冤處
也其後奸凶之甘心魚肉者見臣父蒙被　聖渥生
出獄門無不磨牙鼓吻曰柳世哲黃壚丙午之疏都

愼徽郭世楗甲寅之疏曾此人主之渠安得生出獄門失刑如此國事可知愠語恨聲無所不至一種鬼蜮之輩造言蜚語謂臣父出獄之日語人曰不殺金錫胄一人致有此變又語人曰神武門事復起今日此以袞貞比錫胄也如此等說不一而足蓋其意惟恐錫胄復救臣父乃以蜚語間之也唱前失刑之說者皆竊一時禍福之柄有呼吸霜露之勢生殺與奪在其掌握指趣所在孰不靡然人莫不爲臣父危之果然八月再鞫之禍起而金壽恒則遽變前見操切愈益刻深金錫胄則心知其寃而不但不一槩於

聖聽乃反落石於井　四聰亦何由而覺察也人之見臣父辭悲而理直者皆云如或　親鞫必有生路云奸人掩蔽寧不痛心大抵臣父嶺人也柳世哲黃壖都愼徵郭世楗皆嶺儒也彼見其以同道之儒而爲此疏徑以己意臆而疑之蓋四儒所陳俱是禮論而渠輩之獲罪者以是故次骨含怨專在於是而以此成罪難於爲辭特假名於體府而中毒之眞所謂射影之陰謀鬼蜮之慘計尚何言哉天下之惡名莫大於叛逆而伸理之最難莫甚於逆獄故奸凶輩每藉此爲陷人售毒之奇貨已成其傳來家法臣父至

寃走卒皆知朝廷之上無一人爲 聖明白之者豈有侂哉知而不敢者畏之者也知而猶必擠之者惡之者也昔先正臣金湜死於己卯之禍而國人至今悲之侂人固不足責而謂錫冑有是事哉且以易知之常情推之則元老等之所以欲實其言張大其獄者無不用其極者臣父誠有毫髮可疑者彼誠何愛於臣父而止言使台瑞激勸而已乎以此觀之則萬萬不近之說雖兇如元老等亦不忍加之於人可知也臣聞錫冑之言曰次王獄事之後堅自知其罪早晩翻局則必不免死始生兇謀云臣又聞庚申奏文

中大略有曰盜取良家婦女之事又發於重臣疏章堅反獄自脫之後自知罪盈惡積刑戮不遠逞其凶逆之計納交近宗聚會奸徒云以是觀之正與錫冑所言大意相類然則次王之獄在於己未之春體府之復在於戊午之秋堅謀兇之時卽體府復設之後也復體府之日卽堅謀未萌之前也歲月前後明若觀火而今乃不分皂白滾成一團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豈非至冤極痛也哉挺昌之招雖云與柟相親而柟輩表叔吳挺一與臣父交誼厚故臣父尋訪挺一時柟輩以其家甥姪或不無相逢之時謂之泛

然相知則可矣至於相親二字大不近似備局之坐
即朝廷大會而臣父嘗盛斥柟等不能謹愼之失此
則當日諸宰之所親聞者其後柟遇臣仲父元祿於
途盛怒詆毁辭氣甚露且臣父待罪東銓差出宗簿
都提調之時以楨僅參末擬則頗有不悅之意至謂
銓曹注擬失體宜引咎陳疏臣父聞而言之曰國典
必親王子爲此職吾豈有失哉必欲引咎以楨擬末
之失體爲可疏耳此等辭說公朝之所知政目之所
著與人之所共聞臣父果有一毫私交之意則其能
大言公朝強拂其意橫挑其怒若是哉臣之痛懷莫

及者臣父於在鞫之日蒼黃搋頓急不暇及未能舉
此等事爲證泯默而死俾我 聖上無由下燭其實
狀也耶挺昌與臣父素無宿怨而必舉臣父爲言者
其意無他應以爲時輩之最甚疾者莫臣父若也遂
擧而爲證中彼樂聞之心冀緩其將絶之命渠則雖
自謂死中求生而殊不知求生之計反爲促死之媒
其桁楊之下神氣之被褫亦可推測以死囚臨死之
亂語爲臣父沒身之實禍豈不尤爲冤痛哉朕臣父
再逮雖由挺昌終始罪案乃復設體府一事耳而此
則錫胄先發其端臣父與之公議於朝而又在次王

獄事之前堅謀未萌之時此臣父之寃而又寃者也
君臣大倫與父子無間而臣父之於　先大王則其
殊恩異數豈可容諭　先大王自在東宮臣父嘗待
罪說書每當講論常蒙眷注　先大王卽阼之初臣
父以長城府使入於書狀官擬望則　上曰迎送雖
有弊初頭使臣不可不極擇　天點竟下於臣父人
皆謂華丙午年間査勅之出來也臣父以刑房承旨
入　侍上前密贊　天語記注無滯　重瞳屢向
四聰傾耳永安尉洪桂元出而語人曰君上之眷注
如彼而時論塞之豈厭　上心桂元卽時論之入也

其言猶如此丁未春我 聖上之冊封世子也時則
臣父待罪喉司 先大王以臣父爲禮房積諳叢集
而常全之房次累換而每仍焉臣父遂躋於卿月之
班及小臣占科之初時論又欲陷臣父子駭機迭出
而 先大王洞燭構揑之狀浚塱媢嫉之情前後
聖教一邊開示一邊嚴斥相持愈久愈急而終不撓
臣之父子遂脫文罔其他吏議遠配則 特命安徐
久出圻邑則 特命召還莫非 繾綣之異渥秋毫
皆 先大王之賜也洎乎我 聖明之嗣服也臣父
蒙 恩又何可言哉遭母喪而歸鄕則 下諭于三

道方伯使給擔軍闋三年而還 朝則擢臣父於秋
官之長繼而又擢小臣于承宣之任皆以昔日草草
之勞入凡所覆歷皆極一時之選榮華已極涯分已
踰而已未之春該司擬臣父子以流配之律則 聖
上又特免之不一月而又 特敍之自古受恩於君
上者何限而未有如臣父子之最也是以臣父追
先王之殊遇感 聖上之洪私雪涕含恩無地圖報
惟以公耳國耳爲念而遇事直前不效婞婀苟且之
態試以較著事言之錢法之創行臣父之所贊助也
嶺南京大同之始設臣父之所專管也臣父之爲

國丹心天實鑑臨臣豈敢謾至於乙卯改号之後臣
父愛戴 聖上實如赤子之慕慈母惟恐 冲年政
事或損和氣非不知渠輩之五十年當國專擅十六
載誤禮亂 統其罪莫重而論議之間惟務寬厚伊
時極罰不過竄黜何嘗有構殺無辜必致夷族彷彿
於渠輩所爲之一事哉渠輩則不我爲德反以我爲
讐戕害斬伐至於此極何相報之戾也臣竊痛之伏
願 殿下留神垂察焉顧臣蒙此千古所無之恩生
而隕首不足以酬萬一死而結草不足以報涓埃況
於奔走職事豈敢盤桓有所遜讓是則非但心所不

敢安實是義所不敢出也第惟臣萬萬危悰終不忍自外於　仁覆閟下之聽夫君之於臣所取者非忠與孝乎有人於此上不忠於國下不孝於親而徒縻好爵坐享厚祿則於身雖榮在　國何益試以臣言之受　國家厚恩如天曾未有涓埃報效入處　近密則不能明堯舜仁義之道以補　聖躬之不逮而所叨者　榮寵而已出宰百里則不能分　九重之憂推　若保之化憒憒昏昏政務顚錯已遞之後猶速吏議而所竊者廩祿而已是則爲臣不忠莫如臣也昔一小女猶能上書贖其父之刑一童子猶能擊

鼓訟其父之冤臣乃不如女子與童子臣之情事吁
亦慼矣十載茹痛豈不欲一暴至冤而火焰方熾嬰
者必斃臣誠以無益於白父之冤卒糜於凶鋒之下
祇添老母之潑慟爲衷跼天蹐地但有腐心向微
聖明覺悟以臣無狀雖至沒齒必無伸父冤之期是
則爲子不孝亦莫如臣臣以不忠不孝之人免罪於
淸時已幸矣其安敢戴履圓方紆拖靑紫行呼唱
於庭衢也哉其爲汙名器玷官方辱　朝廷羞當世
莫此爲甚臣雖欲感激　聖恩冒沒供職人將賤惡
不食臣餘然則臣之報　恩適爲辜　恩之歸而非

國家所以勸人忠孝砥礪世道之道也噫臣父至
冤業已 昭雪無餘而臣若緘言枉髓終未一暴徒
感 君恩逐隊揚揚自同於平人則臣之不肖無狀
恐無以見亡父於地下臣是以不避煩猥索言至此
而但臣收召散魄强掇蕪語遺忘漏落千不記一豈
足以啓滿腔之情緒明至冤之糟粕也哉伏乞 聖
明益察臣父之痛冤曲恕微臣之情理愛惜名器扶
持世教亟令銓曹削臣姓名於仕籍以爲不忠不孝
者之戒俾臣得戴 恩還田守分農圃終養病母以
送餘生則是又臣萬萬大願也且臣曾忝湖邑解由

見格於該官而未出銓曹必以年久之事未及致察
而擬臣於職矣在例固當鐫改也臣瞻望 宸極淚
隨言零不知所云臣不勝兢惶激切屛營祈懇之至
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爾父之寃死予固矜憐特下復官之
命矣今觀疏辭益可見爾父憂國之丹忱而被誣之
曲折也朝家既已快雪之後寧有一毫難安之理乎
疏末事事在既往尤不必爲嫌爾其勿辭速出行公

辭左副承旨疏 己巳三月

伏以臣向陳一疏仰懇情悃極知僭猥方竢罪譴

聖度天覆明鑑日並特諒臣父之丹忱　洞察被誣之曲折十行溫綸字字懇惻臣怳聆　王音何以爲心生逢此日有淚成血不料玆者銀臺　新命又下於夢寐之外臣於此一倍惝怳罔知所以措躬也顧臣至冤已雪聖渥罔極追亾父憂國之誠報　殿下如天之恩固職臣之至願亦分義之當然而第臣本來孱病中罹禍殃十年以來癃瘵喪性之人所存只空殼耳其何能收召精神出入近密以效塵露之萬一也哉且臣伏見　啓下房單子以臣爲刑房矣臣之情理有異他僚當此鞫獄晏然進參不但臣心之

所不忍其在 朝廷使臣之道亦不宜如是嚴召之
下不得不趨詣 闕外而疾病如此情理如此玆敢
不避煩瀆之誅仰陳崩迫之懇伏乞 聖慈俯賜矜
察亟許遞改不勝幸甚

辭全羅監司疏 己巳閏三月

伏以日月照臨天地生成千古異渥洞徹泉壤十載
冤恨昭雪無餘將此罪累之餘喘置諸近密之淸班
使得三陪 祭列四登 筵席周旋咫尺瞻望 耿
光而又復親出王音開示 淵衷始則擧庚申之事
總論其構誣無辜至于再至于三終則 特下溫綸

于小臣詔之以被誣諭之以隱惻且敎之曰予以是首先伸雪旣復官矣又賜祭矣　天語諄諄懇惻丁寧古人所謂禮如家人恩推赤心無以過此臣惝怳感激涕淚無從情溢辭蹙欲謝無語此眞夢裏夫豈人間從今以還雖死無遺恨矣臣於此銜　恩罔極報補無所情勢之悶縮病狀之危苦都不暇顧蹶蹶供職顚仆爲期不料　新授誤恩又下於千萬意慮之外自秋曹而喉院而藩臬五旬之內三遷其官位愈加顯責愈加隆　恩榮則極矣顧臣事理有萬萬難冒才分有萬萬不稱不得不干　鈇鉞之威而悉

陳焉夫監司之職承流 九重宣化一方察民俗而
彰善癉惡統守令而黜幽陟明其任最重其責至大
苟非德望允叶風采素著有以鎭服乎齊民彈壓乎
羣僚者莫宜居之而今臣則負不孝之罪世所賤棄
縱 聖明憐而以此官官臣臣豈敢晏然承此 命
縱臣晏然之任有所褒人貶人爲臣所褒貶者亦安
所懲勸哉人將指點而侮之曰方伯是何等重任而
彼乃爲之耶云爾則其爲辱 朝廷羞當世償 國
事傷廉隅莫如是之甚此臣所謂萬萬難冒者也且
臣庸暗拙劣最出人下雖在昔年筋力精神未耗之

日觀察之任淩知其不近況臣平生屢發病衆所共知
而十年以來更作喪性之人軀殼雖存聰明銷亡朝
見之人夕便不記昨行之事今輒渾忘酬酢言語之
際回頭錯應披閱文字之間著眼未省日者待罪出
納循常擧行之事尚未免遺漏者十居七八是則
聖明業已下燭矣湖南一道物衆地大簿書之塡委
事務之浩繁非他道比臣以如此精神當如此劇任
則曠廢之憂顚沛之患必至而不但蚊負泰山而已
其爲上孤　聖主之至恩下重微臣之罪釁孰有加
於斯此臣所謂萬萬不稱者也事理之萬萬難冒旣

如彼才分之萬萬不稱又如是則其不可一朝苟據也明矣以　聖明則哲之智豈待臣自言而知之哉君必量才授任而後無虛授之譏臣必揣分受職然後無虛受之刺臣若不善思度冒昧而出非徒臣身受虛受之刺竟使　聖明招虛授之譏也自非然者臣何敢不避煩猥縷縷至此哉言非飾讓情出悃愊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　特許遞改臣所叨湖臬新任不勝萬幸

再疏 玉堂以儒雅多聞上疏請留遂遞

伏以方面之重寄職隆而任大才而無德者固不可

爲也德而無才者亦不可爲也而今臣以負罪之身
童之以庸拙之性於德與才兩皆蔑如控疏丐遞非
爲飾讓誠未上格　聖批未允臣誠悶蹙罔知攸措
臣雖萬萬無狀亦嘗粗聞事君之義於先輩長者夫
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緯也而況臣前後受　聖明
之洪恩盛渥在古無匹於今所獨雖令臣百死而百
生未足補報惟有感　君恩一念銘在心肝中夜起
坐不覺涕淚自傾以此顚忠之心糜粉猶甘竭蹶奚
憚而顧臣難冒之勢匪據之憂實有如前疏所陳者
臣欲感激　殊眷冒沒而出則從他之罵臭載之患

在所必至臣欲揣量己力必遞爲期則煩瀆之罪猥
越之誅實所難逭臣於此五內戰灼莫適所從而切
伏念分義雖嚴職事甚重與其趨走承 命憒憒債
事貽累於 則哲毋寧干冒鈇鉞力辭獲免罪止於
微躬玆敢更暴危懇再瀆 宸聽如使臣有一毫可
堪之勢何敢爲此亦何苦爲此哉事理難冒姑置不
論埤遺之政事山積之簿書非聰明則無以能管攝
而臣之都惡精神前忘後失通朝共知只此一事其
不足以當觀察之任也決矣日昨論思之臣歷擧諸
臣之出外者上章欲留于朝臣名亦在其中至有令

該曹稟處之 命如臣無狀烏可與論於外內之輕重而特以臣之叨此 新命適會二三臣之出故不復區别而混同論之耳臣聞來震駭且愧且悚一心踧踖終晝達夜及見原疏則其措語之大不稱停固不足言以臣耳目之所覩記未有以方岳爲外補者以其爲任最重也而今所論若是豈非謬而又謬者哉毋論其言之是非人方留臣臣則乞免誠有嫌者而臣如拘此晏然承 命則是以是任爲眞若可堪是以日後僨敗爲眞若不足慮是下而欺臣心上而負 聖明此臣所以披心腹冒萬死而更陳者也伏

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命鐫改臣職名以重方面以
安愚分不勝萬幸

副護軍乞暇疏 己巳

伏以臣日叨藩臬自量才分淺難承當必得遞免固
臣所願矣因近臣疏及吏曹覆啓遞臣而稱揚之語
萬不近似擬人必倫古人所貴聞來愧恧踧踖靡措
臣雖萬萬無狀人臣事君之義粗得於先輩長者矣
夫君臣大倫天經地緯而況臣前後受恩天地莫量
在古無匹於今所獨惟有感 君恩一念銘在心肝
中夜起坐涕淚自傾苟於才分所及奔走竭蹶隕結

爲期者是臣之本心也顧臣在鄕之日急於趨謝朝
受 命而夕就道亾父木主未暇改題致令新頒
聖恩尙未得報知於冥漠之中淹延至今每念及此
感與悲極五內崩割況當 致祭之日臣尤宜以身
承 命而千里脩程往返之間必費多日且臣老母
常病在褥氣息奄奄寸草情悃實難往卽還 朝伏
乞 聖慈俯加 諒察特賜優暇俾臣得安意還鄕
無滯於題主之節備禮於 賜祭之日不勝萬幸臣
無任兢惶屛營祈懇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臣於日者猥陳私懇特蒙 恩許又令臣將母
上來格外 天批萬倍踧踖惝怳感泣罔知攸措適
有新憂未及辭 陛夢寐之外叨此新 除聞 命
兢惶無地自容夫薇垣長官地望最選苟非涇渭分
明風采峻整素爲百僚之所敬服者莫宜居之如臣
無狀以言乎識見則昏劣以言乎志氣則頹闒揣分
量才曷足堪任況以罪累餘喘縱蒙不世之 鴻渥
過被洗滌而收錄庶僚閒職尚懼不堪今此諫官寧
有萬一之相近而乃敢晏然承 命晏然論事貽辱
於淸朝招譏於當世也哉臣旣受 恩暇以來病亦

稍閒而未肅 新命之前不敢登途區區情事益復
抑鬱不得不冒死仰籲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命
鐫改臣職名以便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惶悚屏營
祈懇之至

謝 恩祭仍辭大司諫疏

伏以臣蒙 恩受暇歸見老母爲說今行 異渥偏
隆因與相對涕泣感激難狀先題亡父木主繼迎禮
官臨祭崇銜依舊威儀罔愆慶溢私門榮極一時親
黨爲之畢至動色興嗟鄉里爲之咸集加額聳觀而
十行絲綸一味悲懇形容悼惜之 淵衷摸寫悔悟

之 宸情字字丁寧句句惻怛如面命之如耳提之誦者哽咽聞者涕下倘使九原有知精靈不昧感泣冥冥當作何抱應殫傾葵之忱思效結草之報衍至尊岡陵之祉益元良無疆之壽矣臣生逢此日悲喜俱極有淚成血寸心彌丹雖令微軀百死百生似此 鴻恩曷足以酬答其萬一也耶今玆 恩由非比尋常祀事旣過宜卽趨謝況臣前疏又有將母上來之 批是 聖明欲使臣進而專意於國事無靡鹽之歎退而不曠於子職有相依之樂於忠與孝兩皆無缺苟非體下之至意推恩之大德有以助彰而

周詳之何以及此　殊恩若玆異渥若玆在臣道理
固當不計萬事奉　命承敎之不暇是以臣之初意
以爲過祭之後卽戒行李扶母登途雖寸進尺前日
淹月滯終必得近　輦轂以謝　寵命以遂微悃臣
母今年六十有七年不可謂不邃然亦不至於耄期
之齡則凡人此年或不甚衰而臣母則澌敗損憊殆
不自支僵卧貼席不病而呻蓋緣十年茹痛心肝盡
腐中歲酷禍子女連折日夜哀號但顧溘然眞元都
枵軀殼僅存及今春送臣上京也一喜一悲慮念過
當當食而不知味當寢而不成眠者殆至四朔以此

氣力益就委頓精神漸至銷亡奄奄朝夕若難支吾
自臣下來以還心息不無一分稍安之幾病狀不無
一分少蘇之望而大勢尚重未離危域雖閨房之內
起居運動亦不如意至於跋涉道途觸冒炎熱無事
得達於六七百里之地實無其望與臣素志未免違
繾臣欲進則母病如許欲止則 聖恩如彼羝羊維
谷不幸近之悶泣遑遑計無所出臣之情事良亦悲
矣臣於離 朝之日行到漢濱恭陳一疏猥乞 許
遞意謂已蒙准請矣向臣得接邸報伏覩 聖批又
以爾其勿辭往來爲諭臣誠惶懼踧踖罔知攸措臣

之舊萬萬不稱於此官姑舍勿論試看今日果何等時
聖人更化羣生拭目而 朝廷之上王綱猶有未
肅郡邑之間民瘼猶有未祛可言之事非止一二此
時諫職一員不備猶爲欠缺況長官乎一日有曠尙
且不可況數月乎甚非所以開張 聖聽進盡忠言
之道也而今特以無狀如臣之故厚誤 王恩久閼
言路至此臣心悶縮固不可言 朝廷事體寧容如
是臣固知受由在外者不得以縣道陳疏乃是近例
而今臣之事與他受由者不同凡繫親病最是情理
之切迫 孝理之下常多寬恕之優典故臣敢冒萬

死恃此而言不徒臣心極知猥越阻跡　楓陛未伸
謝　恩之微悃臨表今辰難禁戀主之危衷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特許遞免仍治臣逋慢之罪俾臣得
安意救護母病不勝萬幸千祝臣無任兢惶激切屏
營祈懇之至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辭新授加資都承旨及籌司堂上疏 己巳六月

伏蒙聖旨於四月二十五日啓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者寵渥益隆名位益顯揣量才分恧縮已極不意春官亞卿之命忽下於千萬夢寐之外五內驚惕一味慙懼心如集木走欲循牆夫名器爵祿聖王所以勵世磨鈍之具也得人而與之則稱職之效著匪才而授之則負乘之誚興國家之理亂俗尚之美惡世道之汙隆恒必由之可不愼歟一笑尚愛弊袴猶

惜況二品之秩亞卿之職乃宰相之列何等重任而苟然以無似如臣者擢之而備數也哉歷觀盛際陞此位者必於才德功勞有一而後爲之而今臣庸暗拙劣最居人下旣乏曲藝片善之可取又無微功細勞之足記但將罪累之踪屢誤　日月之明居然一朝馴致次月臣雖無愧人謂斯何至若新授之職居喉舌之地任出納之責大小政務靡不與知左右獻替實惟其職首席之事面尤尊朝廷之揀選最重苟非名望最著才識有裕有可以贊襄至理愜恰輿議者莫宜居之今者魯莽如臣濫巾其間秖自貽辱於

淸朝招譏於當世而已其在朝廷事體決不可因仍
誤恩靳還成命也明矣仍竊伏念臣是何人寵眷如
此恩數如此自二月至五月不過半歲之內已至九
遷其官超資之榮又在是際而向臣待罪諫職也業
已辭陛出城上章乞解則是宜遞也而 殿下不之
遞焉及臣下鄉也政院以試院無可進諫官措辭陳
稟則又宜遞也而 殿下不之遞焉屬臣以禮曹參
判在鄉虛帶也國有大事而判書出外堂上未備則
又宜遞也而 殿下不之遞焉乃令與工曹相換副
提學之召旨才下都承旨之除命繼降入從日邊紫

泥聯翩噫至冤昭雪聖恩稠疊拔之於坎窞之中致
之於亭衢之上拯之於良約之道置之於安全之境
以昔日跼蹐無告之人爲今日寵渥愈新之身臣非
木石寧不知感且以曠日濡滯爲懼又幸母病少愈
不敢復爲乞免之計計日趲程昨到京城而又聞數
日前又以臣差下備局提調殆有甚於責僬僥以扛
萬斤之鼎望駑駘以騁千里之步不絶必臏匪踣則
顚臣實驚駴錯愕罔知攸措夫致身廊廟比肩公卿
與議軍國之機務協贊密勿之經緯者任莫重矣責
莫大矣臣之魯鈍不堪擔負臣亦自知以 殿下之

明聖豈有不曉然且優之以 恩縻之以爵若是之
勤非有佗也特以追惜亡父之忠誠而施之於不肖
遺孤也臣心感結夫豈與常人之身被寵靈者比哉
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若比臣心語猶歇後
雖然臣視臣父臣實豚犬器度才猷固萬相懸忱恦
志節亦遠不及臣雖欲追亡父之志報 殿下之
恩實懼無由是以臣每蒙 異渥如擔重負晝宵一
念常恐無能裨益徒竊 榮寵則將無以見臣父於
地下以是耿耿成疾忽忽忘寢臣聞聖王用人如能
器使則世無可棄之才譬如醫師用藥溲勃俱收匠

氏成室棖闑並施 殿下如以臣別置閒司或畀殘
郡使得收召散魄遵奉成憲補苴罅漏撫摩瘡痍則
猶或可能誠如是也不但 聖明用舍各當其才抑
亦微臣報答惟此爲最而今乃不然臣之所叨無非
一時之極選 朝廷之重任是無異於棖闑而當棟
樑之責溲勃而代蔘苓之功豈理也哉 朝廷官人
之方至此而顚倒愚臣報 恩之路於是而逕庭臣
身狼狽縱不足恤以臣之故致僨 國事則其爲大
可慮而深可悶者又如何哉伏乞 聖慈察臣之懇
憐臣之意將臣所授加資及喉院籌司之任一倂還

收以重名器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辭題主官預差疏 己巳八月

伏以臣之拙筆不但臣自知甚明舉世皆知而乃者練祭題 主官預差之選及於臣臣誠驚惑繼而恧縮而實差工曹判書臣俞夏益卽當世之名能書者臣恃此不憂今聞夏益以眼暗爲辭臣知夏益甚熟其齒雖長於臣十數年精力則比臣不啻倍蓰夏益此言必出於致愼大事也雖然凡事不預不立不預擇預差及急乃以若臣者代大匠斲鮮不血指而汗其顏其如誤 典禮大事何如使臣毫毛可堪必不

敢以虛辭飾讓瀆擾於靜攝之中惟 聖明察之亟
遞臣題 主官預差之任亟令銓曹揀朝紳善隷法
者俾莫重大事無臨時狼狽窘束之患不勝萬幸

辭都承旨疏 己巳九月

伏以臣無以報 聖明如天之洪渥庶幾殫臣心慮
竭臣精力粗效塵露仰裨萬一此心如丹耿耿日夜
而顧以才識暗劣聰明銷亾前忘後失遇事憒憒加
以疾病轉痼眞元日憊乃者尋單丐免非爲圖便實
出於事理之萬不獲已而不意 聖明特下還給之
命豈臣魯鈍無似雖以 則哲之明猶未悉燭乃

有此策勵之擧耶臣惶感俱極不遑計他不得不冒
昧復出惟以竭蹶爲期臣有亡弟之女年已及笄禮
近迨吉僦居人舍方俟日期偶爾得疾忽肰報痘禁
標限內未可少畱卽於是日蒼黃出移臣則身帶此
職不敢看護迎醫覓藥但得自外周旋而蓋聞其證
多非佳兆憂慮私情寕間已出臣聞事例非親子女
不得以拘忌乞遞而臣千里離鄕更無切屬無父遺
兒視臣如父終始不得入見實有未忍於情者況臣
初緣不覺旣已犯觸仍叨　邇列亦所未安臣宜卽
自陳日近是懼出避三宿始乃仰干　天聽瀆擾之

罪大矣惶蹙之忱極矣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特許
遞臣本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賞加辭免疏 己巳十月

伏以臣於日者女姪病篤越例祈免情理雖切瀆擾
可罪而乃 殿下特加矜念賜以溫諭許以勉副臣
誠感激涕淚無從不知所以爲報也臣既蒙 恩釋
負專意救療幸今少入生路而南宮新除適在是際
臣益不勝銜戢之忱而重以稽謝爲悚齊沐出宿已
抵累日日昨加資之 命忽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
惝怳驚悸踧踖愧恧無以爲喩天幸吾東 王候乃

瘳實賴 宗社神靈默佑冥冥延無疆之景祉同幸
士之洪慶臣等何力之有況臣備數藥房至於集諸
醫而論難護 聖躬而周旋有右僚在臣實逐隊而
已仰成而已乃今混被賞典豈非濫而又濫乎夫爵
賞者命德公器勵世良具哲王攸惜明時所重奚啻
一笑之可愛弊袴之可貴而乃令無功者當之哉
國朝用人最重履歷非有積勞不許超躐乃古例也
今臣言才德則乏絲毫之微語罪釁則有邱山之重
而 洪恩異渥日新月盛名途華貫夕除朝遷甚至
去夏加一階今冬進一級曾未半歲忽躋崑班榮寵

雖極笑罵云何臣向叨喉院粗陳瞽說愼賞一款語
在末端及承嘉納之 批欽仰 樂取之德竊自謂
狂夫有言聖人必擇不意今者僭施之典先及臣身
實乖愼賞又妨受言臣於此益切悶蹙不敢晏然承
當伏願 聖明俯賜諒察還收所授加資之 命以
重賞典以安愚分不勝萬幸

辭備局提調仍請寬民䟽 己巳十月

伏以聖 朝籌司卽古之樞密院也其責任隆其體
面尊大小政令之所自出內外機務之所由晝必才
智俱優望實素著有足以密勿經緯輔理治化者可

以當之今臣庸暗之性拙劣之才寧有萬一近似者乎臣之前後踐歷罔非忝竊而至於籌司之選不稱尤萬萬此臣所以逡巡踧踖終不敢冒昧承當者也自非然者臣雖無狀晝宵一念耿耿自誓者惟在於感激 洪恩補報萬一苟有益於國雖忘身忘家死生以之實所不辭豈於奔走職事敢有一毫憚勞之念哉日昨 嚴召之下臣雖嚴畏分義不得不趨赴而其有愧於古之虞人則大矣況臣以罪累餘生今乃晏然坐 廟堂之上得與諸大夫蓋臣上下論議軍國之大事則人將嗤點微臣並與朝廷而輕易之

緣臣愚賤其爲貽辱國家復何如哉臣之才分難堪旣如彼情勢難冒又如此豈敢虛飾有若僞讓仰惟

聖明仁浚體下必不枉人之性強之以其所必不能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亟遞臣籌司兼任以幸公私且臣有區區所懷玆敢不揆猥越略附疏末以備

省覽民之憔悴於凶年未有甚於近歲矣何幸數年年事稍登民乃少蘇而正如大病新差元氣尚亦危綴雖護之養之任便調治猶懼不支況加以勞傷其心慮驅策其筋力則豈復有收拾之望哉枵腹遺民暫有起色縱能勉強田疇撐柱門戶若以倚閣租

稅一時並督則其勢必至於鄰族受害民不聊生矧
今 聖人更化羣生拭目之日豈可使惠澤不加徵
斂依舊令吾赤子大失所望臣愚竊以爲凡繫擾民
之事事雖可爲者一切停止稍待一二年民力完復
之後至於糶糴一事年饑爲賑民之資兵興備待變
之糧其在國計固宜准捧但念百姓足君誰與不足
與其畢斂而失民之懽不如少收而得民之心 朝
廷亦慮及此舊未收則特令限三年畢捧德意至矣
但恨未廣若依斯令積年逋負之邑猶可蒙惠自丙
寅以下未收之邑則不在舉論人情落莫蓋可想矣

各道舊賦今若一倂減半則庶幾齊民均霑實惠至若木花之稀貴今年甚於去年實有機杼倚壁之嘆焉倘及此時凡諸布役宜復舊法一疋之布必以三十五尺定式預爲宣布國中然後勿撓勿沮永久遵行使之法信於民則民必鼓舞感祝無窮第念玆事非但臣曾已陳達諸人亦多建請而每緣有司但恤經費輒格不行蓋騎兵收布中兵所需砲御收布軍門所用大同收布惠廳所管田稅收布度支所掌所主者皆居廟堂之位與廟堂之議故非不灼知循近之爲非遵古之爲是而率以經費之縮耗爲憂設有

憂時之言愛民之論動被廟謨之先塞以致良法之
久閼誠可慨然今若毋但以經費爲念必須以得民
爲本旣復 先王之美制又寬民生之重徭則行一
事而二善備焉其爲民國長慮遠猷不止爲一時少
惠伏願 聖明軫念民隱併令廟堂趁速稟處幸甚

星州檜淵書院請額儒疏梗槩

星州卽先正臣文穆公寒岡鄭逑之鄕也生於斯長
於斯老於斯遺風餘馥至今未泯而以言乎其學則
蘊蓄富造詣深以寒暄外裔家學克紹厥緒以退陶
高弟師統獨得其宗廢朝之日上瀝血之章以扶宇

宙之綱常當日人情之危怵衆咻之雜沓爲如何哉
而一脉公議尚未撓奪當其易簀之初就其平日講
道之所俎而豆之檜淵書院是也其後八年戊辰歲
以故參判臣金字顒并享焉蓋字顒別號東岡與鄭
逑并世而生同井而居道義相推許德業相勉勵家
傳學問世襲詩禮稟全精強行著純白負士林儒雅
之重望有扶正斥邪之偉節也至若故參議臣李潤
雨以同州之人早從事鄭逑之門績學礪行薰德受
業居家而孝友之誠篤立朝而清白之操著參正禮
說有功於師門斥絕仁弘遭阨於昏朝故又爲之從

享焉大抵爲數臣建院妥靈寔出於多士尊道之誠心樂善之公議而自鄭逑入享泝而計之則今已七十年 賜額之典尚闕焉其爲斯文之缺望 國家之欠典大矣雖云爲鄭逑建院者多不當倂皆 賜額而此則不然是邑乃鄭逑生長之鄉也非若或以外鄉或以姓貫或以曾經邑宰之所之比也而至若檜淵又是鄭逑平生講道之地也花外小車門前積雪尚或彷彿於當時末學羹牆之慕小子山樑之仰無不寓懷於玆爲鄭逑建院者雖多 賜額之典豈宜舍此而他哉如蒙特下 綸音昭揭華扁則庶足

以慰遠方士林之望貫一世文明之化矣

禮曹參判乞暇疏 己巳十一月

伏以恭惟我 殿下之恩臣父至矣平生忠赤 殿下察之十載誣枉 殿下洗之渙發 綸音崇衛依舊遙遣禮官哀酹克明而至推悼惜之 洪恩延及豚犬之遺孤寵拔日新 眷遇彌隆斯誠千古所絶無之事一世所獨有之榮 仁深德厚海淺山輕不意今者 聖念益篤 一覽相臣之劄復起藎傷之恩獎之以抱忠隱之以負冤 贈職於復職之餘而至以議謚尊之 賜祭於致祭之後而又 命近侍

榮之 禮意優蕃每加一節有足以易羣臣之容而隕行路之涕者九原有知亦必感泣况臣遭此當作何懷臣於此又有所一倍踧踖者此去臣鄉七八日程而緣臣家事致令近臣辱臨窮巷榮耀雖極惶懼實深客行不遠 朝家多事此非請暇之日而第念焚黃之禮題主之節非直爲私鱉是奉 聖上之明旨侈曠世之殊榮其在事體宜卽舉行歸報亾靈難容少遲故臣不堪痛割之情敢陳肝膈之懇伏乞聖明俯賜諒察特許恩暇俾伸至愿不勝萬幸

辭副提學仍辭給馬疏 己巳十一月

伏以臣荷不世之殊　寵被罔極之　鴻恩哀榮備
至感激難勝恭陳瀝血之章敢靳焚黃之暇情願雖
切惶霣實深乃　聖明又復曲察下情　准許微懇
臣銜　恩理行指日登途但俟趁時還鄉榮隧省母
備說　眷渥覃越常倫不意昨政遽叨新　除兢惶
一倍悶蹙罙深夫王署長席清班極望冠蓬瀛之羣
彥負　經幄之丕責　君德之成就資焉公議之扶
植賴之博洽以備　顧問詞藻以煥皇猷其任之不
輕而重較然矣是故在昔　盛際猶難其人於今昭
代益愼是選雖以當世之高才雅望尚且退讓逡巡

況如愚臣之庸流賤品豈容冒昧承當臣感戴一念銘於肺肝報效至悤切於日夜隨事盡忠所在致力是臣志耳誠不效世俗撝謙小節而但於所叨此官則不然庸暗之性素昧講學之工蔑裂之識全乏稽古之力俯伏前席若何以啓沃對閱黃卷若何以討論眞所謂血指於代斲汗顏於負乘臣雖無怍人謂斯何且臣又有所踧踖靡寧者日者給馹之 命事非常格禮異羣臣在道路而免步涉之艱歸鄕里而著衣錦之榮臣誠感極不知死所第念從古明辟最重恩典未嘗輕與而必於可與者而與之未嘗濫施

而必於當施者而施之今臣無似承此　殊錫豈惟臣之愧恧無已必將入之嗤點益甚緣臣愚憃賤貽累
聖德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還收新授之職給馬之命以重名器以惜　恩例以安愚分不勝萬幸

辭副提學疏 庚午正月

伏以臣日在京輦得聞母病蒼黃辭　陛疾馳歸省證勢危劇面脹眼合毒熱方熾氣息奄奄病裏患臣其切如何而及見臣來但云何遲聲音在喉僅可辨聞如是之後更未一語沈沈昏昏不絕如縷悶悶憒憒未省人事者殆五六日臣遑遑煎迫五內如焚不

忍束手鍼藥雜試潛心默禱所恃惟天何幸絕望之中暫有回蘇之勢積敗之餘縱無漸愈之效向歇之後尚免更劇之患殆是神明之所扶夫豈意慮之攸及臣私情惝恍憂喜俱極而臣又因此息惟 聖渥當初給馹之 恩臣固不敢安者而不有斯 命以臣玄黃羸馬七日氷路安能三日而至速與病母相見步步戀 恩感淚自零而辭 朝之朝臣又伏蒙殊眷負越常例祇受藥物歸救病母隨處 君恩欲報罔極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復何喻臣復何喻臣竊聞之客使又出 朝家多事禮官銜 命勢將

遲延且臣母病雖離危域眞元已枯餘證尚在一日舍鍼丹氣輒蔓委頓呻吟頹憊莫振前頭蘇完杳無其期是則無侂衰敗暮境舊證更發未易差復其勢則然耳臣寸草微情自切于懷未見快愈凌難遠離而顧臣所帶之職乃是 經幄重任一日曠官尚不可況累月乎因仍等待淹滯畱家揆以分義極涉惶悶況又改紀之初尤宜日親賢臣頗 御講筵與論明理正心之要共議立政出治之道孜孜竟夕亹亹忘倦當今急先莫過於斯他僚未備尚為欠缺論思長席詎容暫曠臣竊觀昨歲虛位是任至過半年此

甚未當無乃 聖上典學之念或怠廷臣責難之誠少忽而然耶臣今當乞免之日倍切傾陽之忠並陳芹曝聊寓箴規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仍飭銓曹卽出其代時 賜引接日與講劘則臣當仰瞻 宸極獻賀 緝熙之工俯扶病親安意救護之節此實臣萬幸千祝

親病及還葬事乞免副提學疏 庚午四月

伏以臣受由在鄕前月十八日旣迎祭于家二十九日又焚黃于墓 盛恩隆渥千古之所絶無一世之所罕有聽 哀綸者感激而垂涕覩 盛儀者歎息

而增悲幽冤一洗泉路改照夫爲人臣子荷此 寵
靈於 君上雖百其身曷足報補 天地鴻恩欲謝
無語銘心鏤骨但有涕淚臣於此時母病才歇父葬
方急撥諸情理固難遠來臣之愚意竊以爲 殊眷
如此 至渥如此惟有趣駕還 朝聊伸謝悃庶幾
少安於心遂踵禮官入京仍獲周旋 講筵密邇威
顔從容一堂仰聆 王音至榮極幸何以加此臣眷
戀 聖主遲徊一旬實有未忍便訣之誠而第臣情
事萬分切至不得不冒昧煩控於 天地父母之聽
臣罪萬死臣罪萬死念臣母病得入差道縱賴天幸

病根猶在眞元漸敗至於起居之候飲食之節與夫
筋力精神頓覺一倍減鑠正如襁褓嬰兒而扶持調
護皆委別人千里脩程消息難憑寢寐之間魂夢未
寧寸草微情日夜憂懼不幸節愼之方或致踈虞蒼
黃之報復如去年之冬則臣雖悔恨萬萬無及已臣
念及于此惝怳如醒誠不忍自抑也至於遷葬臣父
之計則又出於私情之萬不得已　聖明之下臣豈
有隱遑遑急遽之際旣未擇地又未備禮雖免淺土
實同藁窆臣由是痛迫積年經營僅得一二少可之
地而迺今舊　除崇衘之復新　援合秩之　贈適

會斯辰正宜書諸丹旌納諸幽壙誇 聖主之 恩
光慰泉下之精靈臣如了此至願足矣夕死何恨雖
然送死大事遷葬尤重誠以變中之變禮宜加慎臣
必躬理而手營之然後可以有恔於心伏願 聖明
申加矜察特遞臣本兼諸任俾得安意還鄉省病母
而厝亡父不勝萬幸

再疏 庚午四月

伏以臣雖無狀感 恩一念銘在心肝固知還 朝
未久旋卽乞歸不但未忍於便訣抑亦有乖於靡盬
而陟岵戀極營塚計切不得不冒昧煩控乃 殿下

曲察下情 特賜優暇是日 筵中又下綸音軫念
臣還葬亡父令道臣極力顧護曠世 異數洞徹幽
明 恩榮及處臣鄰動色臣每一陳情輒蒙 眷渥
惝怳感激但有伏地流涕而已生而捐身死而結草
曷足酬答拜辭 天門行邁靡靡回首渭濱 五雲
漸遙古人所謂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者正謂臣
道也竊念臣歸見老母中間微恙雖不至大段舊患
餘證猶有所未祛小失將攝則輒有復發之幾浮氣
紅暈衣有衣無一日之間隱見無常蓋積敗氣力重
嬰危疾源委不淺根蔕已固調護多方雖粗有支撑

之效眞元已憊實難望蘇完之期而至於還葬一節
尤是人家大事擇山涓吉之際如欲詳加證定必將
多費時日臣又安可虛帶職名一任淹滯也哉臣在
朝之日竊聞 朝議以玉堂苟簡將欲速完新錄
果爾則無長官不可爲也且臣所帶兼任籌司固繫
軍國重任惠署亦管勸課醫學俱難久曠以廢天工
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將臣本兼諸職一倂遞改以
便公私不勝萬幸日者臣於入 侍之日 殿下以
臣新從外來故 下詢兩麥稔否臣以極有有秋之
望仰對矣今行所見大變於前高田已至枯槁浦田

亦向萎黃秋麥已秀而不實春牟方茁而還縮沿路諸處大抵同然而至於嶺以下則前月旬後點雨不下惡風連吹被災最酷若於數日之內更不得雨其將判爲大歉矣且今日所慮奚但在麥到處水田率皆龜坼無計播種民國之憂庸有旣乎始何雨順風調茂盛如彼今何旱虐災奇卒痒若斯是或有由然矣伏願 聖明反求諸己察之於精神心術之間驗之於號令刑賞之際雖一念慮之細一事爲之微合於天則行之不合於天則舍之或者其於道不遠而宜有化災爲祥之理矣臣不勝耿耿之憂敢以田野

聞所親覩者附陳疏末冀垂 乙覽臣無任兢惶祈
懇之至

辭副提學及右副賓客疏 庚午六月

伏以天佑大東慶衍少海元良定號冊禮涓吉主器
有託矣謳歌有屬矣萬年 宗祊之洪休舉國臣民
之抃喜孰有加於此哉自惟愚臣生逢此日若不得
迹廁 朝班而竊瞻縟儀則終無以伸此願忠之至
意臣於此不遑以私事爲念姑舍遷褰遠離病母趍
駕赴 召來到京邸而顧臣新授 世子右副賓客
之職揣量涯分千萬不似此臣所以惶愧交至踧踖

趍趄瞻望 君門未敢徑入不得不冒瀆 宸嚴之聽者也夫賓客周旋書筵輔導元良涵養其氣質成就其德業任莫重矣責莫大矣況當今日四方延頸一世拭目尤宜極選有文學德望可爲 朝著矜式者而處之柰何令滓穢如臣魯莽如臣者亦得濫巾其間辱 朝廷而羞當世也哉至於玉署長席臣之叨冒一之已玷況又旣遞旋 除至四至五微臣恧縮雖不足言 朝廷事體寧不苟簡又伏聞玉堂新錄已有 成命而副提學之卽爲差出以此云臣於此益切瞿然之至夫新錄之規評議之際固與諸僚

磨礱而得失當否責歸長席以臣謏聞以臣弱力曷
足堪此尤有所大不安者今此新錄雖是 朝議而
當初首陳於疏中者臣耳臣之疏意蓋以爲臣旣以
遷兆受暇而還 朝之期未易則宜 朝廷之卽解
臣職令他人代之速完新錄而乃於臣移拜喉院之
後復以臣擬差是職實非臣意慮之攸及臣誠悚惕
不知所措夫登瀛新選何等重事而今乃自臣謁之
自臣尸之則人將謂臣何如哉以此以彼其不可妥
僭冒嫌而爲之也審矣伏願 聖明亟遞臣本職及
賓客之任以重名器以安愚分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副提學陳不敢承當新錄之 命疏 庚午六月

伏以臣跋涉炎程重感暍證黽勉出肅轉致添劇尋單請急非爲圖便實出於萬不獲已而喉司不諒遽請 牌名臣雖嚴畏分義不得不力疾趨詣而顧臣病狀危苦之外實有情勢之萬分蹶踖者臣豈敢以煩瀆爲懼俍越爲嫌終默不言自阻於 仁覆之聽哉夫玉堂苟簡僚員之所已達 聖明之所已燭新錄之不容虛徐臣豈不知而但念登瀛之選自是薦紳極望 朝廷重事掌此選者必其藻鑑足以甄別臧否雅望足以鎭服浮議然後可爲也而顧臣以坎

窮中餘喘縱荷 聖上不世之寵光洗滌而剪拂之置之於至榮極顯之塗乃今晏然處於羣彥之上取舍進退一世之名士大夫而尚不知愧則微臣之惶蹙恧縮雖不足言豈不大損 朝家之事體厚惹一時之笑罵也哉況臣於前日竊聞 朝議欲完新錄經先首達於疏中而臣又自當之此尤臣所嫌也臣以是一倍悚懍未敢以承 命爲恭而區區愚衷惟欲朝廷選擇之得其當敢用冒昧煩陳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特遞臣本職以重國事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爲親乞郡疏 庚午六月

伏以臣 恩渥際天報答無路一心感戴中夜轉輾常自謂苟有利於 社稷亦何憚於糜粉此志一定此身一出日月所照鬼神所臨臣豈敢一毫有隱於 天地父母之前哉第念臣母景迫桑榆身委牀席神精消亡漸至昏憒之域氣力漸敗未有收拾之望似此情理曾已仰陳伏惟 聖明亦應俯燭京鄉遠隔母子久別朝暮倚閭望子之懷切晨昏陟屺瞻母之戀淚此固天理人情之自然流出而不可禦者也臣以是去年今年四來三往旣未少稽於職次又不

暫留於親側征鞍未休常往遂上於　朝於家作一
旅人其忝上無以專心盡忠於　國下無以壹意致
養于親何哉臣於昨年特荷　洪恩曲彰下情諭臣
將母　賜批至再臣奉　教而銜　恩伏地而流涕
將欲俟秋下去偕母上來適會其時客行猝至而
朝家多事　王候愆和而臣鄰憂遑荏苒遷就之間
冬律已屆母病更劇莫遂登程之計未免孤　恩之
歸事勢縱然惶霣曷極今則一經大病十倍危綴氣
息奄奄頹憊昏昏房闥起居亦未如意任便調理尚
懼難支至於作千里之行役攪動危喘離平日之常

處居止僦舍淺知其非所堪也古人曰慈闈衰邁夕
照如飛又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臣每誦此言細究
其義未嘗不惕然而心悲泫然而淚垂也夫以七十
之暮齡又有沈綿之奏痾下山西日人生幾何而更
相爲命之際莫效李密之待湯平居無事之日反學
溫嶠之絕裾王事靡盬縱云不遑寸草微情能不愴
傷臣竊聞 國朝故事推誠待下以孝爲治如有有
老病親之臣情甚切至願極懇到者則雖在 經幄
之列亦畀郡邑之寄俾遂便養俾侈榮光 朝著稱
以美事後世遵爲常法如今小臣尙蒙此例得叨近

鄉之殘邑獲養臨年之病母仍完遷厝以伸至情庶
幾仰戴 洪造益勵丹忱竭所蘊而殫所知撫疲民
而補弊俗況臣在內則不過虛竊 榮寵而招負乘
之譏在外則猶可策勵駑鈍而效尺寸之益雖以微
臣報效之路言之惟此爲最雖以 朝家用舍之道
論之惟此爲宜伏願 聖明俯賜矜察特令銓曹差
臣南邑一窠以養老母不勝萬幸千祝且伏念昨日
政以臣爲祔 廟都監提調是任也總攝僚屬董正
事工其責亦重豈臣所安而尤有所不可承當者臣
雖姑留于京病母在鄉若或少失將理臣且顚倒歸

省今日不可以處明日 祔禮之前尚有許多月日其安能終始察職得無很狽也哉亟收 成命以重大禮是又臣之大願也臣無任瞻天望 聖屛營祈懇之至

辭慶尚監司疏 庚午七月

伏以臣之向日一疏蓋以烏鳥戀溪情不自抑而乃所望則不過得一薄邑以養老母耳不意見格於該曹寢不得施千萬夢寐之外叨此南藩之重寄便養之願遂晝錦之榮極在臣私分感幸雖切自揆愚淺萬不稱似駑馬稜車必不待遇險而輸爾蠹積傾檣

必不待遇風而淪胥臣實懼焉今年嶺南之凶歉殆是前古之所未聞夏麥失稔秋穀斷望四野無青千里皆赤是則　聖明已因道臣之狀而悉之矣臣於近日得與鄉人新來者相接且見臣家中書五月廿五日少得雨澤之後三旬旱暵點雨不下赤日暴之虐炎之酷如鼓洪爐未移秧之田固無可言而至於已移之苗與夫根耕諸穀亦皆日就枯燥無草不黃有木亦萎齊民遑遑若逢亂離竊發之患處處皆然田野之間景色愁慘至於邨閭農氓少長咸聚資活無策則宰牛設席以爲別宴舉懷朝夕離散之計鄉

無顧藉安集之意云夫有民人然後方有官員而民人既無則守令何以爲守令監司何以爲監司哉旱災之慘人皆以兩南並稱而竊聞湖南猶多稍實之邑不至如嶺南之大無也未知上天之心因何激惱因何拂鬱降此慘災劉此民命是時方岳之任雖令才局出人者當之尚懼不堪況臣才分空疎識慮淺短於事務上殆同瞽者之於文章之觀聾者之於鍾鼓之音而乃於此際叨此不敢當之重任値此不常有之歉年七十州百萬生靈其將以何道振之以何穀活之耶百爾思惟計實茫然眞所謂駑馬稜車八

絶壑之險轟楫傾檣見掀海之風者也安得不輸爾
安得不淪胥哉救此之道必有大段施措若奉漏沃
焦然後庶可救得一分仰惟　朝廷亦慮及此別爲
兩南各置堂上俾管賑政此實美意而但念　國儲
亦竭正如無麵之不托若何以措手爲哉況臣望輕
才短最居人下設有區區一得之愚必將先爲　朝
廷所輕易尚何望其見施於事有益於民哉此尤臣
之環顧踧踖益切悚惕不敢冒昧承當者也伏願
聖明俯賜諒察亟遞臣新授嶺臬之任以便公私不
勝萬幸

論賑事疏 庚午七月

伏以不才如臣濫叨藩臬人器不稱固已萬萬而適値本道凶歉數百年來所未前聞舊穀已盡新穀無望百萬生靈魚喁於涸轍之中塡壑之患迫在朝夕瑣尾之子纍屬道路汲汲遑遑氣像愁慘前後南來者傳說如一聞來心悸念之氣短臣旣辭不獲 命則亦職維憂當食忘飡中夜無寐殫誠竭慮百爾思度將欲以一得之愚陳 啓於到界之後恭俟 朝廷之指揮者是臣志也臣又思之卽今賑政當如救焚拯溺不容少忽不容少緩苟可以言宜早建白庶

幾及時措置無或臨事窘迫故臣敢不避猥越不揆
愚淺冒陳芻蕘惟　聖明裁察焉七十州災實雖未
詳知以臣所聞槩之僅免大侵者可居七分之二其
餘則無非赤地一道人口以帳籍所載考之其數將
近一百四十九萬就一百四十九萬之數除七分之
二則可爲百六萬餘口百六萬一日之糧雖以每人
四合計之當爲二千八百廿六石然則自正月初至
五月旬前百三十日之糧當爲米三十六萬七千餘
石今以嶺南元會付一半留庫之數計之僅可爲七
萬石之米以此推之則各營别會之穀亦豈多於此

哉總大數元會別會多不過十五六萬石而至於大
同餘米計減明年應下之數則只有五六千石雖並
以筭之不足於百三十日之糧者猶爲米二十萬石
是則必自　朝家以他道之穀准數移給本道然後
庶幾可救不如是則百六萬生靈萬無生活之理言
念及此良可於悒且二十萬石之移賑自今觀之雖
若數優明歲還報之後則在　朝家亦無所失伏願
殿下令廟堂就儲蓄有裕處急議移賑幸甚以今
所見論之則雖歲前亦必難支而但以數少之穀不
計前頭之難繼徑爲設賑於歲前則必將穀盡而民

無遺以此諸議皆以爲歲前則令民各自救死待歲後方議設賑爲可此言誠有所見而亦不可但以道臣之意斷然行之亦令廟堂商議指揮幸甚大凡賑政莫善於不擾民而不擾民之道亦莫善於減其田之賦省其身之役使民安其田里不見官吏貿遷拮据惟意之所欲爲而爲之此誠濟民之要道救死之先務竊聞 朝廷方講此策收取國用之羨貨議補諸司之所需仁民至矣臣固無容議爲而至於移粟之政尤當急急擧行何則嶺南海程比他最遠船運之至於京者亦且動踰數朔況兩西乎今年農稼稍

稔者兩西也　國家苟欲爲嶺南移粟則非兩西莫
可而若於開春之後始議移粟則臣知載穀之船未
及到境而饑民已死矣麥秋已至矣此眞諺所謂巫
祀後夕缶將焉用之伏聞近日　筵中籌司諸臣以
江都米則不可移賑爲言云其慮蓋亦有在而但以
臣愚意言之嶺南國之根本無嶺南則無國亦安可
膠守常規不思所以變通乎臣聞海路春夏多東南
風故上船易秋冬多西北風故下船易若趁冬前先
以江都穀六萬石賑恤廳米四萬石移運於嶺南然
後卽以兩西之穀運納于江都及賑廳代塡其數則

道里便近輸運便好待變之糧旣無踈虞之患都下之穀又無絶乏之慮此所謂兩利而俱得願 殿下特許施行幸甚忠州諸倉社倉稅穀及楊津倉所儲賑廳之穀及田稅之未及運來者合以計之則亦可數萬石一併屬之於嶺南使中道以上居民計糧運食則亦可以救得一分至如丹陽淸風槐山等邑所儲雖小亦皆接境於嶺南而年穀少登此數邑諸穀若依忠州例使嶺民受食則亦有助矣或者以忠州之民未得受糴爲慮而此則不然以驪州原州之穀給忠州之民以南漢之穀給驪州原州之民則事亦

便矣或者以忠州倉所捧田稅米留賑嶺民爲難便
而如使京中有可支之勢則何惜於些少之穀不急
救將死之民乎在京之穀尚議運去在彼之穀何必
運來宜令水運判官亟停船運留以爲賑救之資顧
殿下卽賜處分幸甚諸宮家各衙門鹽盆漁箭之
在本道者與大盈德採銀限明年畢賑間盡屬本道
令收稅以補賑資則亦有所益願 殿下特允奏請
幸甚臣於之任之後雖有若干措備之物若令監色
私相貿穀於遠道稍稔之處則其勢必難多聚而速
運臣意海西一道諸般身役若自嶺南悉力防納一

從而直以米代受運來賑救則在 朝家有移粟之
實惠而無白給之虛費在海西捐豐歲之餘穀而償
應納之身役可謂在彼無失在此有益願 殿下趁
令議處幸甚臣竊惟在昔如遇旱荒則常以縮節國
用爲先各司貢物百官頒祿亦皆減損御營軍及別
隊上番亦皆停止如有少益於救荒則靡策不擧此
亦 聖明所宜留念處也臣身膺非據之重寄目見
無前之歉年不勝惓惓之愚忠敢陳區區之瞽言伏
願 殿下恕其狂僭而少賜採納焉
答曰省疏具悉百官頒祿諸處鹽盆才已參酌變通

㐌餘可以議處事令廟堂商確稟處第念江都餉穀元來不敷實難輕許移轉而況兩西雖云稍稔方議移粟於嶺湖則縱欲代塡於江都力有所不逮何哉至於軍兵停番事體重大故從前凶歲雖或減數而未嘗容易停番矧玆外多可虞之日乎決不可輕議也

辭遞嶺伯疏 辛未正月

伏以臣猥以駑質濫荷 洪造按節本道便養老母晝錦之榮極矣反哺之誠遂矣 聖渥如海感意銘肝惟思盡職酬報萬一而第以性稟生疎精神昏昧

凡事百不猶人吏任尤非所長況當如許凶歲兼理
如許劇務早晚僨敗自知難免日夜憂懼恐負 虛
佇當寢而不安睡當食而不知味者今已半歲日月
矣卽伏見前月廿三日 朝報則是日 筵前大臣
所以臚列臣罪目者不啻其多而其大意一則曰自
斷也一則曰使民感恩於己而歸怨於 朝也臣覽
之未了心骨俱驚如集于木若隕于淵臣本魯莽不
知人事而平生所叨儘是邇列故遇事盡忠常效古
人封駁之義者是臣宿習耳及忝是任以來徒知
君恩之感激民事之慘急前後煩請不勝支離狼狽

錯誤實非一二則臣之爲 朝廷所包容久矣而臣
猶不覺瀆擾愈甚自數衍尤惶恐交洝不知所以爲
喻孰非王臣而臣之蒙 殿下殊恩古罕今獨感戴
一念浹於骨髓凡繫民瘼則雖細必欲祛之以廣
殿下之德意斷斷微忱天日可質受 殿下之重寄
救 殿下之赤子者實欲報 殿下之洝 恩其間
縱或有誤解關文之辭指錯認廟堂之分付意必併
許徑先舉行者直是疎漏不察寧復有一毫自斷干
譽之意而至於歸怨 朝廷之語尤極危懍罔知攸
處夫山野愚氓不知宰相之軫念厚望蠲減之惠澤

設令竊議於其家是豈臣之所知也大抵臣人微責大力弱任重而專心於報 恩壹意於救民都無斟酌事多率爾欲奉行 朝令宣布 王化則不覺其反歸於自斷欲公耳忘身赤心憂國則不覺其反歸於市恩歸怨原臣所坐正由昏庸今若責之以事例論之以顚錯則雖被重律臣實甘心至於此等罪目大是萬萬常理之外臣誠凜凜撫膺叩心無所措躬直欲鑽地以入有罪無罪所恃惟 聖明在上耳推緘之前徑先陳疏極涉僭猥而顧念臣以此負犯淺不可偃然仍冒酬應機務號令列邑况當孟春始設

賑政營門之料理區處守令之報牒稟議寧容一日遲延暫時廢閣臣於此又以瘝曠辜 恩爲懼不敢坐待有司照勘不得不略其事而撮其槩冒萬死仰瀆臣罪又萬萬伏乞 聖明亟賜先罷臣職仍下臣司敗治臣之罪令代臣者急速馳來救活生靈千萬幸甚

再疏 辛未正月

伏以臣 恩深河海罪重邱山撫躬追駭瀝血呼籲雖出於情勢之萬不獲已而瀆犯 天威更添愆殃一倍踧踖恭俟鈇鉞不意 聖度天覆不惟不罪反

賜溫批旣 詔之以勿辭又諭之以空速察職臣誠感極泣涕無從苟有利於民國臣當無愛髮膚不辭糜粉況於奔走率職豈敢盤桓第念臣雖萬萬無似顧臣所叨乃是方面重寄其責任則彈壓羣僚其職事則號令列邑匹庶議之尚難冒據況大臣非斥極嚴且重非尋常規警之比臣於此雖欲銜 恩黽勉有所猷爲必將先爲吏民所笑罵貽辱於 淸朝其不可一日仍冒也審矣抑臣本以昏劣之質聰明萬不及人牒訴應接之際簿書考閱之間必待重複審聽再三諦視而後始知粗略莅任日久耗損日甚

貽害於政有難悉陳而徒欲激一片丹忱報 聖明
洪渥多見其心日勞而事日拙也盡忠適以僨事報
德適以辜 恩以此精神以此才力雖尋常職務尚
不可爲況是任乎臣早不力辭今乃略暴此又臣之
罪也大抵不稟于 廟堂不議于該司事多自斷致
令恩歸於已怨歸於 朝廷實是人臣大罪區區赤
心日月所臨而臣實做錯自速罪戾尚何言哉至於
才力之腐弱精神之銷亡實非一毫虛飾其不可一
日仍冒也決矣抑臣少嬰奇疾平生四十六歲曾無
一日無病之日中間雖竊科第仕亦皆強而支撑自

前歲秋冬宿患有復發之漸每食不過數匙當寢未得成睡火鬱上攻頭面皆烘思慮內紛胷膈閼塞而猶未澂重僅不廢衙發春以來轉輾添劇暈眩更作昏倒不省移時乃蘇一日之內如是者甚數雖少定之後猶且昏昏憒憒如在煙霧之中危兆敗證疊見層生漸憊委頓日以益甚微臣一身夕死無憾而天地洪恩未效涓埃病裏一念此爲耿耿民飢日急賑政方殷而不幸臣賤疾又如此凡干料理救活等事一向淹滯言念民事益復煎迫其在 朝廷處置之道與其終不可不遞豈若卽速遞臣使代臣者及

時赴任以急救瀕死民命之爲便哉臣上念國事下
爲民饑不避煩瀆敢此申籲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
亟命鐫削臣職以便公私不勝萬幸

三疏 辛未二月

伏以臣卽伏見前月二十五日成貼有 旨以臣辭
疏又下 恩批至諭之以勿辭察職臣奉讀未半感
涕先零夫以必罪之身罰不加焉反承 溫音敦勉
頻繁 聖渥深隆臣固知天地生成不但曲全微臣
亦必以一路生靈急餓且死惻然軫念欲有以委寄
賑政分 九重宵旰之憂臣雖萬萬無狀區區忠赤

只知爲國惟當感戴　鴻私策勵駑鈍仰體如傷若
保之意惟以竭蹷承宣爲期而第念臣平生宿疾日
漸危篤厭食之證少睡之患眩暈之候委頓之氣愈
往愈甚時維仲春地是南都日炙風輕漸向和暖而
臣則重表不溫熱堗猶冷暫或開戶輒必增寒涔涔
伏枕而呻痛昏昏仆地而悶塞以今病狀論之則若
其精神聰明之不逮猶爲歇後處許多機務莫重賑
事萬無酬應之路臣一日不遞則一日之害歛不可
勝言二日不遞則二日之害事不可勝言　聖明所
以委寄責成者適足以貽害　朝廷所以畀全臣身

者適足以益重臣罪臣念及此五內煎灼痰火乘之
病勢益添臣雖昏昧粗識分義之至嚴三上辭疏非
不知萬分僭猥而反覆思之瀆擾之罪但止臣身瘝
曠之憂實關民命故不得不干冒　鈇鉞之威畢露
肝肺之懇事勢雖切惶霣冞深伏乞　聖明俯賜矜
察特許鐫免以幸公私臣不勝大願

四疏 辛未二月

伏以犬馬至微惟有一端知識臣雖無似亦猶人耳
豈不曉　聖恩罔極報答無路而敢懷自便之圖犯
瀆撓之誅也哉初疏丐免固出情勢之悶蹙而若其

再疏三疏則實緣病狀之危苦卽伏見諄諄　聖批
又靳許遞畀全　鴻恩感戴則淚而顧臣自在髫齡
心火爲祟少有思慮輒至增劇今以腐才弱力叨此
重任又値歉年心專報國志壹活民晝宵勞焦不覺
過用憂慮以致前證之復作而近又蒙　殿下殊私
籍　殿下寵靈獲占新山已涓吉日定亾父遷葬之
計則平生所願今始獲遂區區至情感懷多顏一則
含　恩之忱與天無極一則貽弊之憂一念靡弛一
則喜幸之心悲慕之抱幷至而俱切神魂惝怳方寸
膠擾心有所動病輒有加潮熱暈眩劇歇不一心胷

煩鬱有若絲紛縷雜精神昏瞀殆同煙鎖霧暗疾恙若是故排遣雜慮潛默靜室則或似少豁積滯爲悶故酬酢事務親近簿領則輒復加重毛骨洒然不冰而寒重裘不溫頭面烘然不火而熱飲冷無數而最可悶者一日所應詳加點檢則遺漏之事十居八九或東問而西答或前忘而後失未及中身有如耄期以臣病狀觀之他事猶或可能職務淩非所堪況當民饑日急之時乎　殿下以賑政不許遞免而臣之愚意賑政方張尤宜速遞臣在則空縻廩庾無一事報效臣遞則　朝廷必徵前極擇可堪使之速赴䟽

導之其陘塞補苴其罅漏庶可以失於東隅而收於桑楡其在公私誠爲俱幸臣豈欲求遽強勉爲辭撰以事理固當如此嗚呼臣是何人哉 昭洗邦誣痼雪幽冤拯之坎窞致之亨衢髮膚皆 殿下所賜雖百此身曷足酬答從古人臣皆以廉隅爲主而臣則竊以爲事當隨遇而異宜在臣道理當以報 恩爲主而廉隅猶爲第二義也此志旣定雖未敢輕以語人實欲持循庶幾無大過失到今不知臣者見臣前後屢辭意或以大僚非斥鄰閭譏詆不安而有是事臣竊內省則不稟不議做錯甚大非斥誠爲得體自悔

人侮理勢必至譏詆亦無足怪臣於此但自悔咎實無怨尤況以言乎 聖眷則敦勉之 敎至再至三以言乎賑事則曠廢之憂愈久愈切臣誠不欲負宿昔自期之初計飾今日邊幅之細節而臣若不遮則當生之民有必死之勢得遮則當死之民有可生之途臣念及此五內焚如又聞大臣因憲臣陳疏有出城之舉大抵因臣罪戾轉輾至此則臣實愈益悸慄不敢一刻少安于職次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許鐫削臣職以便公私不勝萬幸

五疏辛未三月

伏以臣疾病沈痼官事癏曠四煩祈扣一味惶霣伏
見 聖批開示委曲 恕臣粗率 諒臣忠赤十行
天褒賁越常倫敦勉 聖恩愈益切至臣奉讀未
半涕淚自零感激丹心不知死所夫臣之前後罪狀
可勝言哉始則不稟自斷罪一也中則久曠職事罪
二也終則累瀆天 聽罪三矣無一可紀之事效有
三難貰之釁孽而竟逭 鈇鉞之威反荷 寵奬之
恩今日所蒙夢寐猶驚第念臣膏肓之疾源深蔕固
日加月增常恐浸浸一夕溘先朝露則無以報 殿
下之殊恩每念及此常自耿耿自非肰者臣雖愚魯

無知豈不曉 聖恩之天大而一向丐免哉且臣於
向日以兩軍門發賣餘米計除應上納大同米事似
便當之意馳 啓矣卽接備邊司覆 啓關文至以
語不成說未曉主意爲辭臣誠惶愧不知所喩夫上
納大同自是應爲上京之米而非民人應得之米故
軍門若發賣此米則民必無辭各邑餘米自是當爲
留置之米而乃民人之所望哺故軍門若發賣此米
則民且鼓望此亦人情事勢之固然追後得見備局
關文應上納大同米已以京倉移轉米特許沒數相
換矣而臣則未及聞知區區愚見竊以爲以軍門發

責之餘米充計於上納大同之數而不爲上納則在
惠廳以銀代受而上納之數自如矣在本道餘米得
全而賑救之資可繼矣在軍門依數發賣而取贏之
利必裕矣於此於彼兩利俱便故遂乃妄有所達而
文辭拙澀未能指陳明白致令 廟堂未曉主意臣
誠惶惑無以爲喻大抵臣蒙千古所無之 恩渥受
一方濟活之重寄夙夜一念惟在報效涓埃前後文
簿間京司呵責之語殆無虛日而臣竊內省則臣之
暗劣庸孱爲世所輕固也無怪故臣皆受以爲過但
欲策勵駑鈍盡心職事今則疾勢危苦一任癏闕無

毫髮之益徒肰逶迤盤泊貪戀遲回作一無恥之鄙夫環顧平生汗發背面臣雖不佞亦嘗有聞於先輩長者方岳爲任旬宣風化彈壓守令體貌有別於庶僚故雖以 廟堂之尊亦存同 朝相敬之義其人有罪則寧可直以罪罪之未嘗遽加以迫切之辭嫚罵之語而如臣鄙夫久叨官次貽無限羞辱於 朝廷受從佗笑罵於當世揆以事理決不容一刻苟冒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特 命有司鐫削臣職以厲廉隅以重名器仍令微臣得與老母閒住田里以畢餘生不勝萬幸

六疏 辛未四月

伏以臣有老母年今六十九歲常時氣力奄奄難支疾病連仍無日或寧臣以是不忍離側躬親湯藥者十年于今及臣特荷 洪渥與天無極凡所以 伸理之典 悼惜之敎 寵奬之眷不但耳目所罕實是載籍未有則感激一念銘鏤心肝雪涕圖報忘身忘家而顧以母病常在牀褥寸草至情亦難自抑衣畱京 輦旋歸桑梓一二年間還往頻繁旣歉於靡盬之義亦虧於就養之方何幸 止孝宸衷俯感微誠特除是職若其才疎務劇力弱任重臣豈不知而

非徒累辭分義未安抑爲情理黽勉承　命夫逢菓之臺易以厦屋蔬糲之食改以滫瀡晨昏無曠於定省左右不離於抑搔母無倚閭之望子免陟屺之戀至榮無以加此一飯不忘　君恩百口聚首惟思結草此外復何喻哉然而臣母以七十之衰年素抱膏肓之危病轉輾添重荏苒逾時幾何其不至於澌頓之域哉臣於此欲將母還衙則筋力淩非所堪欲以身侍疾則私家難於久稽心神爲之飛越思慮爲之焦熬惝怳如酲殆不省事不但臣憂念母病情事切迫又恐臣母因臣不在其側思戀之中病益添劇臣

之昔日奉檄之喜爲親養也而乃今事勢如此母子各離病未相扶人情到此良亦慽矣幸而有回春之勢則猶可矣不幸而疾病侵尋又加於此則是臣平生之至恨玆敢不避煩瀆疾聲呼籲於 天地父母之聽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遞臣職名歸救病母不勝萬幸千祝臣於前月二十三日伏奉疏 批敦勉辭旨愈懇益切至臣區區寸忱感悚交極不敢復爲丐免計卽出察任荒政等事竊遵 朝廷指揮略已施行而今則麥秋漸近停賑不遠 聖明如欲曲軫下情尤不宜以賑事留難敢此并白臣無任兢惶隕

越涕泣祈懇之至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行

慶尙北道漆谷郡倭館面倭館洞二四三ノ二
著作兼發行者　李鋼鎭

仝道星州郡修倫面松溪洞十二番地
印刷者　鄭來淳

仝道漆谷郡倭館面石田洞六六一番地
印刷兼發行所　景巖齋